

致藹理士(Havelock Ellis)：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的跨界挪用與革命反思

許慧琦*

本文探究美國無政府主義者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 1869-1940)與英國性學家哈夫洛克·藹理士(Havelock Ellis)(1859-1939)長達數十年的跨大西洋交流溝通，以論證高德曼無政府主義多元的思想來源、其女性解放思想的獨特性，及其反思時局而演變的思想特色。高德曼可謂20世紀初期最具國際聲望與思想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女性；其激進思想與女性解放論述，在20世紀後期到21世紀，仍持續啟發美國激進文化的發展。筆者將論證高德曼如何策略性地挪用藹理士的性學思想，並將之激進化以申揚她的無政府主義理念。

本文將集中探討高德曼對藹理士的思想援用和兩人書信交流中的兩個核心主題：革命與性慾，以凸顯藹理士對高德曼的觀念啟迪，以及高德曼對他的思想所進行的跨界轉譯。本文標題「致藹理士」，意指高德曼在演講與著述中，對藹理士思想的「致敬」，還有她「致信」藹理士後，兩人的想法溝通。我將藉由梳理高德曼與藹理士的關係，闡述高德曼所發展出的「性激進主義」(sex radicalism)如何承襲藹理士性學的原則，但同時又發展出後者所無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通訊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E-mail: hchsu928@nccu.edu.tw

的激進革命與婦女解放理念。此外，本文從二人的書信內容出發，論述高德曼對性慾與革命——及其互涉——所進行的歷時性反思，以為她的無政府主義思維與特色，勾勒出更具體的面貌。

關鍵詞：愛瑪·高德曼、哈夫列克·藹里士、性慾、革命、無政府主義

一、引言

在近代美國史上，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 1869-1940)曾被時任司法部情報首長的埃德格·胡佛(J. Edgar Hoover, 1895-1972)稱為「全(美)國最危險的無政府主義者」，也被報刊媒體冠以「無政府赤后」等頭銜，盛／惡名遠播。¹她的無政府主義與性激進主義思想，對百餘年前的美國左翼陣營及國際社會革命團體影響頗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1950 年代，美國的冷戰反共氛圍難容高德曼這樣的激進思想；但到 1960 年代，爭取平等自由的民權與女權運動，重新發現高德曼並再度宣揚她的革命精神。此後直至 21 世紀，高德曼的言行著述隨著無政府主義、激進政治、女權運動與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等反權威意識的多元展現，持續受到左派份子或某些自由愛好者的關注。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時，某些報刊將高德曼其人其思與某些民主黨內的左傾人士並置評論，諸如曾角逐總統的眾議員柏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眾議院新秀亞歷山卓·歐加修-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²2018 年 8 月 14 日，在華府特區抗議白人至上主義的群眾遊行中，也出現過高德曼的巨幅人形偶像，以發揚她反壓迫與反種族歧視的平等精神。這些媒體輿論與民眾抗議行為，加上近幾十年來不斷出版的高德曼傳記與專題論著，共同反映出高德曼在美國的影響，仍屬進行式。探索高德曼當年言行的歷史軌跡，有助於啟發當代社會思考反權威之道。

¹ J. Edgar Hoover, "Woman's Emancipation Memorandum for Mr. Creight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3 August, 1919, 2. <https://jwa.org/media/memo-from-young-j-edgar-hoover-regarding-goldman-and-alexander-berkman> (擷取日期：2021 年 10 月 17 日)；

"Emma Goldman: New Criminal Laws," *Law Library - American Law and Legal Information*, <https://law.jrank.org/pages/12214/Goldman-Emma-New-criminal-laws.html> (擷取日期：2021 年 10 月 17 日)。

² Benjamin Ivry, "What Emma Goldman Has in Common—With Bernie Sanders," *The Forward*, 1 June, 2016. <https://forward.com/culture/341590/what-emma-goldman-has-in-common-with-bernie-sanders/> (擷取日期：2021 年 10 月 17 日)；Amy Goodman and Denis Moynihan,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nd the politics of dancing," *Aberdeen News*, 10 January, 2019. <https://www.aberdeennews.com/story/opinion/columns/2019/01/10/goodman-alexandria-ocasio-cortez-and-the-politics-of-dancing/44319415/> (擷取日期：2021 年 10 月 17 日)。

過去關於高德曼的英文研究成果，主題廣泛且數量豐碩，但仍有些未獲學者重視的課題值得開發；高德曼與某些非無政府主義者的交流，便是其中之一。大體而言，高德曼的傳記類作品，多以她的生平活動為主，對其思想發展與演變著墨有限。³其他專題型的研究，多聚焦於高德曼的無政府主義哲學、社會革命論、女性解放觀與性慾理念等方面。⁴相對而言，學者較少探究高德曼與特定思想家、尤其是非無政府主義者的關係。這些關係之所以有研究價值，在於其可辨明高德曼如何策略性援用某思想家的觀點，也能呈現高德曼跨越意識形態界限的多源思想內涵。

高德曼對英國性學家哈夫洛克·藹理士(Havelock Ellis, 1859-1939)性學理念的挪用與發揮，便相當有代表性地展現非無政府主義者對她的思想影響。藹理士的六大冊《性心理學研究錄》(*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1897-1910; 1928 年才出第七冊)，在進步主義時期(1890s-1920s)的美國，頗具盛名。藹理士的政治立場偏自由社會主義，不贊成激烈革命，而主張漸進改革。他有限度地支持女權運動，主張以男女生理差異為前提的性別分工發展。藹理士內向、寡言、有學者風範，高德曼則外向、雄辯、具活動家風格，且主張社會革命與女性全方位解放；兩人在性格、政治立場與性別觀等方

³ 例見 Richard Drinnon,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Candace Falk, *Love, Anarchy, and Emma Goldma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4);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Martha Solomon, *Emma Goldma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7);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in Exile: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John Chalberg, *Emma Goldman: American Individualis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Vivian Gornick, *Emma Goldman: Revolution as a Way of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aul Avrich and Karen Avrich, *Sasha and Emma: The Anarchist Odyssey of Alexander Berkman and Emma Gold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⁴ 例見 Marian J. Morton, *Emma Goldman and the American Left: "Nowhere at Home"*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2); Bonnie D. Haaland, *Emma Goldman: Sexuality and the Impurity of the State* (New York: Black Rose Books, 1993); Kathlyn Gay and Martin Gay, *The Importance of Emma Goldman* (San Diego: Lucent Books, 1997); Penny A. Weiss and Loretta Kensinger ed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Emma Goldma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Kathy Ferguson, *Emma Goldman: Political Thinking in the Street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1).

面，都截然不同。然而，高德曼自 1899 年赴歐進修時首次接觸葛理士的作品，深受啟發，在日後的著述演說中屢次援用與宣揚他的理念。當高德曼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而流亡英國時，她開始寫信給葛理士；這樣的書信交流，次數雖不頻繁，卻延續了十四年(1924-1937)。葛理士可謂極少數作品與理念經常被高德曼提及、且與她有書信往返以溝通想法的無政府圈外思想家。

研究高德曼與葛理士的互動，主要有三方面的歷史意義。一、此個案有助吾人了解高德曼在發展無政府主義與婦女解放的思想過程中，所吸納和挪用的多元思想來源。二、兩人的書信交流，揭露流亡西歐階段的高德曼，在面對無政府革命何去何從之時，透過與非無政府主義者的溝通交流進行深刻省思與理念闡述。這些通信內容，也使我們得以窺見葛理士如何回應高德曼的反思。三、高德曼與葛理士的聯繫，允許史家藉以考察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與意識形態越界(ideological crossing)的思想交流。

透過析論高德曼與葛理士的思想和書信溝通，本文將釐清高德曼在美國期間如何策略性地挪用葛理士的性學理論來為她的無政府主義背書，並揭露她流亡西歐時反思革命與性慾課題的思想心路歷程，同時展示書信(Correspondence)作為史料的豐富特質。高德曼自從於 1919 年底被美國政府遣返回母國俄國後，公開演講與出版活動都不如以往頻繁，活動空間與影響力也受限。她變得比過去更常透過撰寫信函，來連絡同志友人並與外界溝通。透過勤勞地寫信，她試圖掌握美國與他國無政府同志的活動狀況，並與舊雨新知維持或展開聯繫，以期繼續推動無政府主義運動。書信，遂成為流亡時期的高德曼進行政治宣傳最常用的文類。她與葛理士的往返信件，雖然屬於私人信函／文本，但他們既非一般定義下的朋友，政治上又屬不同陣營；書信在兩人交流的脈絡與情境中，便展現出思想宣傳與政治動員等公開特性。從內容來看，他倆寫給對方的信件，未曾涉及私人生活或交友，只有針對國際政治情勢與思想學問而表達的意見。1924 年，高德曼出於向葛理士致意與爭取其支持的雙重動機，展開兩人的書信往來。她寫給葛理士的信，總是在為無政府主義的革命觀辯護，並申言為何有必要動員國際力量，打擊暴露出極權本色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或西班牙法西斯政

權。本文希望透過引用兩人的私人信函文本，更立體地勾描高德曼思想反省與辯證的來龍去脈，並呈現書信的多元特點。

本文將集中探討高德曼對葛理士性學的策略挪用和兩人書信交流中的兩個核心主題：革命與性慾，以凸顯葛理士對高德曼的觀念啟迪，以及高德曼對他的思想所進行的跨界轉譯。本文標題「致葛理士」，既指高德曼透過演講與著述「致敬」葛理士，也涵蓋她「致信」葛理士後兩人的思想溝通。我將藉由梳理高德曼與葛理士的關係，闡述高德曼的「性激進主義」(sex radicalism)如何在承襲葛理士性學原則之餘，發展出後者所無的激進革命與婦女解放理念。此外，本文也從二人的書信內容出發，論述高德曼對性慾與革命——及其互涉——所進行的歷時性反思，以為她的無政府主義思維與特色，描繪出更具體的面貌。

二、閱讀葛理士之前：初入無政府主義陣營的高德曼

高德曼出生於俄國中下階層、思想守舊的猶太家庭，無機會接受太多學校正規教育，多靠自學成長。⁵16歲時，她為反抗為自己安排婚姻的父親，與同父異母的大姊遠赴美國，投靠嫁到紐約州羅徹斯特市(Rochester)的二姊，在當地成衣工廠工作，且曾有一段短暫而失敗的婚姻。⁶當時的高德曼，開始積極參加地方社會主義團體的演講等活動，並密切注意1886年轟動全美國的芝加哥乾草市場爆炸事件(Haymarket Affair)的後續審判。此事件源起於該市工人因要求八小時工時等相關抗爭，遭警方鎮壓引發傷亡，驅使工人在乾草市場進一步聚眾抗議，卻出現原因不明的爆炸，導致在場多名員警喪生。意外發生後，警方肆意逮捕並起訴多名煽動此次工人抗爭的無政府主義者，使他們在隔年底被判死罪並受絞刑。⁷當年18歲的高德曼，目睹這場審判案過程暴露的司法不正義而感到憤怒，並深受被告所展現出

⁵ Wexler,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3-19.

⁶ Vivian Gornick, *Emma Goldman: Revolution as a Way of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13.

⁷ James Green, *Death in the Haymarket: A Story of Chicago, the First Labor Movement and the Bombing that Divided Gilded Age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6).

大無畏的革命愛民精神所感動。她決定效法這些無辜的被告，為無政府革命志業奮鬥。⁸1889年夏，20歲的高德曼隻身到紐約猶太人聚居的下東區(Lower East Side)求發展。她迅速結識日後同為俄裔猶太青年亞歷山大·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 1870-1936)與德裔美國無政府主義領袖若罕·莫斯特(Johann Most, 1846-1906)，前者成為終生與她親密合作的革命同志，後者則引領她入門無政府主義哲學，還發掘她的演說才能。高德曼積極參與各種無政府主義運動，並受莫斯特的指導，組織工人罷工。高德曼也在莫斯特的鼓勵下，開始用德語和意第緒語(Yiddish)向移民工人群眾演說，且迅速成為受報刊媒體矚目的無政府主義演說家。⁹

身為無政府主義新進者的高德曼，熱切地吸收無政府主義經典思想。她從法國社會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的著作中，獲得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視國家、教會、資本主義和法律為個人自由之敵。俄國革命家麥可·巴枯寧(Michael Bakunin, 1814-1876)主張透過組織勞工集體發起無政府主義革命，並強調「革命不過是將思想付諸行動」；他這些理念，對高德曼有深遠影響。¹⁰巴枯寧訴諸人民「追求自由的衝動、(對)平等的熱情、(和)反抗的神聖本能」的革命之道，也啟發高德曼著重發展個人內在力量與精神覺醒，以達成無政府主義的理想。¹¹有俄國貴族身分的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其互助進化論和基於自願結社的無政府共產主義(anarchist communism)，則形塑出高德曼對政治和經濟問題的立場。克魯泡特金相信人性有合作意願與本能的人道主義精神，切合高德曼的信念。¹²高德曼原即個性叛逆、嫉惡如仇，這幾位男性

⁸ Paul Avrich and Karen Avrich, *Sasha and Emma: The Anarchist Odyssey of Alexander Berkman and Emma Goldman*, 21-29.

⁹ Avrich and Avrich, *Sasha and Emma: The Anarchist Odyssey of Alexander Berkman and Emma Goldman*, 29-78.

¹⁰ Emma Goldman, "Anarchism: What It Really Stands For," in 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1, second revised edition), 73.

¹¹ Paul Avrich, "Introduction to the Dover Edition," in Michael Bakunin, *God and the Stat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0), vi.

¹² Roger N. Baldwin ed., *Kropotkin's Revolutionary Pamphlets: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Peter Kropotki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1-13, 44-78.

精神導師的作品，更引導她全面觀照政治經濟問題與探尋社會不公不義之源，並對如何解決各種權威壓迫個人之道，進行深刻思考。高德曼透過閱讀這些無政府主義的經典作品，發展出無政府革命乃「旨在解放人民掙脫暴政與各種統治」的理念。巴枯寧的「行動宣傳」(propaganda by the deed)與莫斯特以(炸藥為主的)恐怖主義手段做為推動革命觸媒的策略，也引發她認同工人集體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與總罷工(general strike)是發動社會革命的主要方式。¹³當時的高德曼，與其他信奉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同志一樣，都相信為了反抗壓迫人民的組織權威而進行的「以暴制暴」，乃進行社會革命的必要之惡。因此，她加入無政府主義行列後的早期激進活動，不少沾有暴力色彩。¹⁴然而，如文後所示，高德曼對暴力的態度，尤其歷經俄國大革命後的發展，將有所轉變。

雖然高德曼深受上述無政府主義大師的影響，她並未將無政府主義理解為只是一種經濟或社會理論，而將之視為可使個人掙脫外在壓迫與內在束縛的解放力量，是允許個人實現自我的「美麗理想」。¹⁵相較於絕大多數只偏重經濟與政治解放的(尤其男性)無政府共產主義者，高德曼不只批判外在制度對人性的摧殘，還著意凸顯社會道德、價值觀與習俗對人心造成的內在箝制。她這種注重個人精神層面，並以心理學概念來詮釋「解放」的精神層次與影響，成為她無政府主義論述的重要特色。¹⁶這個特色主要展現在她不僅將性愛與性慾作為個人解放的關鍵，還將「愛」延展成一種被她詮釋為無政府主義精髓的利他主義。當高德曼表示每個人「最重要的權利是愛與被愛」，以及愛「比一切都重要，愛在無私的給予中找到至高無上的快樂」時，她指涉的「愛」，既是自我實踐、也是服務人群的核心形

¹³ Goldman, "Anarchism: What It Really Stands For," 71-72.

¹⁴ 關於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對暴力的一般態度，見George Woodcock, "Anarchism: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George Woodcock ed., *The Anarchist Reader*(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1977), 14-32.

¹⁵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Vol. I, 56.

¹⁶ Candace Falk, "Forging her Place: An Introduction," in Emma Goldman, Candace Falk ed.,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Vol. I, 11.

式。¹⁷事實上，她正是出於對無政府志業的大愛，而不辭辛勞地經年巡迴美國東西兩岸與中西部各大城無償演說，或參加各種運動與抗爭，以期激發人們反抗當權的意識。¹⁸

1890 年代中期，高德曼因「煽動叛亂」罪而獲判一年徒刑；出獄後，她已成為美國最知名的無政府主義領袖，被眾家媒體封為「赤后」(red queen)。¹⁹她在獄中時，因自身風濕問題常被送至醫務室，因緣際會地學會基本護理知識，並因此擔任照顧有病女囚的工作。²⁰出獄後，她一來想進修護理醫療知識以發展專業技能，二來希望考察無政府主義在歐洲的發展，便在友人的財力支持下，於 1890 年代後半期兩度赴歐。²¹高德曼在那兩次旅行中，接觸了葛理士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著述，關鍵地開拓她在性心理學領域的視野，並促使她將性解放與性愛置於她所倡無政府主義內在革命的核心。

三、致敬葛理士：高德曼性激進主義的形成

當高德曼於 1895 年夏首次赴歐並造訪維也納時，很快被她稱之為具有革命精神的新文學所吸引，這些包括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與德國劇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等人的作品。她並參加佛洛伊德的心理學講座，日後憶述那是她頭一次「全面了解到性壓抑及其對人類思想和行動的影響」。²²當她於 1899 年底二度赴歐、到英國巡迴演說時，購買並閱讀了葛理士討論同

¹⁷ Emma Goldman, "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 *Mother Earth* 1, no. 1 (1906): 9-18.

¹⁸ "Talk with Emma Goldman," *New York Sun*, New York, 6 Jan, 1901, 5, cited from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I, 177-182.

¹⁹ "Anarchy's Den: Emma Goldman, Its Queen, Rules with a Nod the Savage Reds," *New York World*, 28 July, 1892, cited from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I, 111-115.

²⁰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136-140.

²¹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133-174, 249-267.

²²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173.

性戀的專書《性逆轉》(*Sexual Inversion*)。兩次歐洲之行，帶給高德曼豐富的思想洗禮；她後來在著作與演說中，多次引述尼采與易卜生對社會與基督教的批判，來強化自己的無政府主義論點。²³有意思的是，在與性有關的課題上，高德曼很少提及佛洛伊德，卻經常援用藹理士的著作。²⁴從社會政治意識形態而言，尼采與易卜生對制度壓迫個人自由與個體性所抱持的批判態度，與高德曼有諸多精神相通之處。相對地，藹理士主張溫和漸變，對政治與社會問題抱持改革立場，也與高德曼的激進革命訴求相去頗遠。那麼，為何高德曼青睞藹理士的思想？她又如何選擇性地接受與轉化藹理士的性學論述呢？

本節將論證，藹理士強調兩性性慾與推崇異性愛戀的性心理論點，還有他在當時美國社會廣受尊崇的性學權威地位，交相促成高德曼策略性援用他的著述，以為自己的言論增加專業威信。在高德曼打著藹理士的性學旗幟為她的性激進主義背書之前，她已浸淫於美國無政府主義自 19 世紀中葉以降便出現的性激進傳統中。許多無政府主義男女，高揚婚姻與性關係應不受外界干預的「自由戀愛」(free love)訴求，爭取個人的性自主。²⁵然而，此種主要由無政府個人主義者(anarchist individualist)領銜的性激進主義，重點在抵抗政治與宗教權威對個人私領域的干涉侵犯，較少結合對資本主義剝削個人生產力與主體性的批判。高德曼基於無政府共產主義而闡述的性激進主義，則不僅主張個人的情慾自由，更強調掌握身體自主——對女人而言，尤指生育自主——在推翻所有統治權威的社會革命中的核心角

²³ Emma Goldman, "The Modern Drama: A Powerful Disseminator of Radical Thought," in 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241-271. Emma Goldman, "What I Believe," in Emma Goldman, Alix Kates Shulman ed., *Red Emma Speaks: Selected Writing and Speech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34-46. For her citation of Nietzsche, see Emma Goldman, "Jealousy: causes and a Possible Cure," "The Failure of Christianity," in *Red Emma Speaks*, 168-175, 186-194.

²⁴ 在高德曼的代表作《無政府主義及其他論文》(*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一書中，她只提及過佛洛伊德一次，來談論女人的性壓抑。見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178.

²⁵ Joanne E. Passet, *Sex Radicals and the Quest for Women's Equali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Hal D. Sears, *The Sex Radicals: Free Love in High Victorian America* (Lawrence, MO: The Regents Press of Kansas, 1977).

色。²⁶而葛理士的性學理論，正是高德曼強化自身性激進主義的重要思想武器。以下，我將先簡介葛理士的生平及其性學思想重點，之後舉證分析高德曼如何對葛理士的作品進行意識形態的跨界挪用，使之服務於她所提倡的無政府主義訴求。

葛理士出生於 1859 年，恰值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那部具劃時代意義的《物種原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之時。青春期的他，因父親工作之故，獨自在澳洲生活四年，期間開始面對自我成長、生涯規劃與性欲萌發等重要人生命題。²⁷葛理士的生活歷練、閱讀經驗及思考反省，使他決定以研究性慾為生涯職志。他希望透過探索性慾這個攸關個人及社會發展的課題，增進世人對性心理與性表現的正確認識，並促使相關法律更具人性化的變革。²⁸葛理士在 20 歲時返回英國攻讀醫學，接受正規學校的自然科学訓練。此外，他還多方涉獵與探索，不僅主編過戲劇與科學叢書，也參加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的「新生活協會」(*The Fellowship of the New Life*)。²⁹葛理士終其一生，都維持對藝文、哲思、社會與文化評述的興趣與創作能量。他除了撰寫關於性心理學、遺傳學及優生學等方面的著述之外，還有不少涉及文藝評論、哲學思維、社會學與人類學等範疇的作品。葛理士的代表作，七大卷《性心理學研究錄》，廣泛考察人類各種性心理、表現與行為；其不僅觸及過去鮮有人探究的多種性慾課題，也重新詮釋與挑戰關於性變態與各類性行為的既存觀點。³⁰美國名律師兼政治活動家

²⁶ Rachel Hui-Chi Hsu, "Propagating Sex Radicalism in the Progressive Era: Emma Goldman's Anarchist Solution,"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30, no. 3 (2018): 38-63.

²⁷ Havelock Ellis, *Sex and Marriage; Eros in Contemporary Lif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77), ix.

²⁸ Phyllis Grosskurth, *Havelock Ellis: A Biograph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85), 48-55.

²⁹ Houston Peterson, *Havelock Ellis, Philosopher of Lov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8), 145-159; Shelia Rowbotham & Jeffrey Weeks, *Socialism and the New Life: the Personal and Sexual Politics of Edward Carpenter and Havelock Ellis*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144-149.

³⁰ 《性心理學研究錄》七卷的標題，分別為《性逆轉》(*Sexual Inversion*)、《羞怯心理的進化，性的季候性現象，自體性行為》(*The Evolution of Modesty, The Phenomena of Sexual Periodicity, Auto-Erotism*)、《性衝動性質的分析，戀愛與痛楚，女子的性

莫里斯·恩尼斯特(Morris L. Ernst, 1888-1976)在 1936 年盛讚藹理士為「當代性心理學權威」，並視《性心理學研究錄》為英文世界對性學領域最具貢獻的著作。³¹後世甚至有學者認為藹理士開創現代性學研究的貢獻，一如馬克思·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之於現代社會學，並稱許他創立探究人類性問題的現代思維模式。³²由於《性心理學研究錄》觸及不少敏感課題，出版後只限醫學等專業人士閱讀。1933 年，藹理士另出版《性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x*)一書，原希望做為醫學院學生的性學入門書籍，卻意外成為廣受一般讀者歡迎的暢銷作。該書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世界各地發行，影響深遠。³³

整體而言，藹理士的性學學說，具有不墨守成規、兼重生理與心理健全發展，且融會科學精神與人文關懷的特色。他的性學研究，有兩大風格：一是援用其他動物的相關現象，做為人類性行為的重要參照；二是尊重差異並主張平等交流的文化相對主義理念。³⁴藹理士有別於前人的關鍵處，在於他除了理智與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之外，還抱持共情的理解態度，來看待人類紛雜多樣的性行為。他曾清楚表示，性常態與變態之間，沒有分明的界線。³⁵這種尊重個體適性發展的態度，主導著藹理士看待人類在性行為與性心理方面的多種表現，也使他挑戰當時英國社會汙名化同性

衝動》(*Analysis of the Sexual Impulse, Love and Pain, the Sexual Impulse in Women*)、《人類的性選擇》(*Sexual Selection in Man*)、《性愛的象徵現象，解慾的機制，妊娠的心理狀態》(*Erotic Symbolism, the Mechanism of Detumescence, the Psychic State in Pregnancy*)、《性與社會》(*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以及《哀鴻現象和其他若干補充研究》(*Eonism and Other Supplementary Studies*)。此處的中文譯名，見胡壽文，〈藹理士傳略〉，收入哈夫洛克·藹理士著，潘光旦譯注，《性心理學》(臺北：左岸文化，2002)，頁534-549。

³¹ Morris L. Ernst, "Foreword," in 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6), v.

³² Paul Robins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ex: Havelock Ellis, Alfred Kinsey,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7), 3.

³³ 胡壽文，〈藹理士傳略〉，頁534-549。

³⁴ Robins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ex: Havelock Ellis, Alfred Kinsey,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4.

³⁵ Havelock Ellis, *Psychology 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 (New York: R. Long & R. R. Smith, Inc., 1933), vi-vii.

戀的偏見。他根據醫學與生物學的廣泛實證考察，論述同性戀或性逆轉(sexual inversion)主要乃先天使然(congenital)，其雖與「正常」的異性戀認同有別，但並無害。³⁶據此，葛理士認定同性戀遭受不公平的道德批判與法律懲處。³⁷葛理士也基於新的臨床實驗與經驗調查，推翻傳統認定女人無性慾的刻板觀點，指出女人的性需求與享受性愉悅的能力，並不亞於男人。³⁸他的論點雖仍基於兩性生理本質論而發，卻肯定女人的性欲不僅正常且對健康有益，實為現代性學發出進步新聲。³⁹葛理士多番強調人們應過著生理與心理平衡發展的性生活，並實踐既能保障個人自由、也維護社會福祉的性道德。他在批評基督教禁欲觀的弊端，以及力倡健全的性生活對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之餘，仍不忘提醒個人在性欲上的節制與克己的重要性。⁴⁰葛理士以生物學為基礎對性慾和兩性心理的研究，旨在開創一個沒有性偏見和壓迫的新性別秩序，使「愛的藝術」(art of love)——即性與愛的理想結合——在其中成為主流。這種「愛的藝術」哲學，輔以他為求種族進化而提倡的優生「生育科學」(science of procreation)，可謂葛理士性學的精髓。⁴¹葛理士這些性學論點，與他的政治立場相輔相成，主張通過教育和自我完善，來

³⁶ Havelock Ellis, *Sexual Inversion*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 1915, 3rd edition), 264-356.

³⁷ Robins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ex: Havelock Ellis, Alfred Kinsey,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5.

³⁸ 葛理士強調女性的性衝動與性反應機制，與男人有別；即相對而言，男性的性慾發動得快、自發、強烈而集中(於陰莖的勃起與射精)；女性的性慾則起動得慢、被動、綿延且擴散(並非完全集中於陰蒂)。有鑑於此，葛理士建議男人應透過更關注女性的性需求，來調整與中和自己的性衝動。Havelock Ellis, *Analysis of the Sexual Impulse, Love and Pain, The Sexual Impulse in Women*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mpany, 1903), 189-256.

³⁹ Robins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ex: Havelock Ellis, Alfred Kinsey,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1-41.

⁴⁰ Havelock Ellis, *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mpany, 1910). 特別是第六章「性的道德」(*Sexual Morality*)。

⁴¹ Weeks, "Havelock Ellis and the Politics of Sex Reform," 141-185. Regarding Ellis's thoughts on the "art of love" and, furthermore, "art of life," see 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VI: 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mpany, 1929, c1910), 507-575. Havelock Ellis, *The Dance of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3).

實現漸進式的社會改革。⁴²

藹理士的人道主義精神與性學寬容態度，驅使他為同性戀及女性性慾等長期備受污名化或壓抑的性主體發聲且為之正名；高德曼正是在此方面，覺得他與自己志同道合。如美國史家保羅·羅賓遜(Paul Robinson)所觀察，藹理士的性學對世人的影響，並非像佛洛伊德那般創造一個性心理分析的理論體系，而在於他看待與研究人類性行為時，所展現的包容性、同理心與熱情的態度。⁴³藹理士的人道主義胸襟，以及他不惜為同性戀者聲援而受言論箝制甚至吃上官司的無畏風範，使二十餘年後的高德曼寫信給他時，仍不忘此事。她在信中向藹理士表示，1899年那次到英國，「我覺得很幸運，能購得幾本《性逆轉》，如獲至寶，並將之帶回美國。」她繼續寫道：「從那時起，我持續關注著你的著作，閱讀了幾乎所有我能掌握的作品，並透過演說將它們介紹給我接觸到的大眾。」⁴⁴高德曼向藹理士表明，她很珍視他的性學觀念，並敬佩他對人權的呼籲。⁴⁵

然而，高德曼之所以積極援引藹理士的著作，除因他的性學思想與尊重人權的態度吸引她之外，還出於她務實的宣傳考量。高德曼希望自己「致力於用英語在美國民眾當中進行宣傳」，從而實現她所期望「真正的社會變革」。⁴⁶為達此目標，高德曼希望讓自己的演說內容，不只有思想或意識形態上的吸引力，也能具有論述的權威性，以增加說服力。對她而言，引用具科學根柢的專業新理論，將更可能吸引視聽且讓聽眾接受她的論點。藹理士在19世紀末躍為美國社會中新興的歐洲科學權威，使他的作品可能得以提升高德曼的論述權威，進而擴大她宣傳演說的成效。1890年，藹理士的處女作《罪犯》(*The Criminal*)甫於倫敦出版，紐約的《太陽報》(*The Sun*)隨

⁴² Ivan Crozier, "Havelock Ellis: Eugenicist,"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no. 39 (2008): 187-194.

⁴³ Robins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ex*, 41.

⁴⁴ Goldman to Ellis, Dec. 27, 1924,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t al.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4. 以下，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文所引用高德曼與藹理士的通信史料，皆出自Emma Goldman Papers，因此只標註縮微捲號。

⁴⁵ Goldman to Ellis, Dec. 1, 1924, reel 14.

⁴⁶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155.

即於同年刊出該書的評論。此後，他的作品和思想不斷被美國多家媒體介紹或評論。⁴⁷當時美國報刊加諸於藹理士的五花八門頭銜——醫生、性心理學家、生理學家、科學家、社會學家、作家、人類學家與文學家等——反映美國社會多方認可他的專業權威。⁴⁸像《路西法：持光者》(*Lucifer, the Light-Bearer*, 1883-1907)這樣的無政府個人主義刊物，也關注藹理士及其《性逆轉》在 1898 年捲入的官司，還有他在性心理學和其他方面的著作。⁴⁹甚至與佛洛伊德或愛德華·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等歐洲性學家相較，藹理士當時在美國的名氣似乎更大些。此或因他自《性逆轉》導致官司纏身之後，便決定改在美國出版他的性心理學研究等著作，而使美國知識份子較早且較多機會接觸其思想。⁵⁰相較之下，佛洛伊德《性學三論》(*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 1905)的英譯本(*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直到 1910 年才問世。美國史家約翰·德埃米利奧(John D'Emilio)與埃斯特爾·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便明言，藹理士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的美國社會之交，比佛洛伊德享有更多名望。⁵¹此外，雖然卡本特的著述也獲得某些美國文化人的重視與肯定，但就如英國社會學家傑佛瑞·威克斯(Jeffrey Weeks)所言，藹理士的醫生身分與被認定為科學家的地位，使他多少比身為社會主義學者(且是他好友)的卡本特，容易贏得更多人的尊崇。⁵²綜上

⁴⁷ "Some New Books: Brief Reviews of Important and Interesting New Publications," *The Sun* (New York [N.Y.]), 31 May 1890, 7.

⁴⁸ "Over the Teacups," *The Hawaiian Gazette*, February 4, 1896, 7. "Havelock Ellis; Physiologist; Appleton's Popular Science," *The Kansas City Star*, 19, no. 196 (April 1, 1899): 6. "Genius and Its Ailments," *Springfield Republication*, July 1, 1901, 4. "Regulation Means It Is Bad," *Morning Oregonian*, LV, no. 16961 (April 5, 1915): 6.

⁴⁹ "Prosecution of George Bedborough,"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II*, no. 27 (July 9, 1898): 211. "Police Report the Charge Against a Publisher,"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II*, no. 28 (July 16, 1898): 225. "The University Magazine,"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II*: 30, July 30, 1898, 244. "Tolstoi,"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IV*, no. 39 (October 6, 1900): 308. "Liberty the Chief Factor in Progress,"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V, no. 3 (February 2, 1901): 17.

⁵⁰ Ellis, *My Life: Autobiography of Havelock Elli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9), 371.

⁵¹ 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224.

⁵²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and Modern Sexualities*, 78;

可知，對高德曼而言，援用像藹理士這般有學術聲望的新科學權威之著述，既可豐富自己演說或寫作的思想內涵，更可能有助她的意識形態宣傳，可謂一舉兩得。高德曼通過將自己的論著與演講，與藹理士的性學研究聯繫起來，建立起自己的演說家聲譽，在表現雄辯口才之際，又得以展現淵博學識。

兩度赴歐後回到美國繼續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高德曼，在闡述情慾與性心理發展的社會意義時，開始顯露藹理士「愛的藝術」(art of love)性學哲學的論調。藹理士透過「愛的藝術」，提倡人們把可以增進個人幸福與關係穩定的「性愛結合」，發展成男女之間相處與交流的藝術。⁵³透過這樣的性學哲思，藹理士所詮釋的愛情，體現著生命「最深刻的熱情，即使在一段關係中狹義的性關係已不復存在」。⁵⁴當高德曼身邊的無政府主義男性同志、乃至情人，多半無法理解情愛(尤其對女人)的重要性時，她特別欣賞藹理士看重愛情更勝性慾。她也肯定藹理士為女人的性衝動與情慾權(erotic right)正名，並刻意忽略藹理士認定女人的性慾相對於男人較屬被動的論點。

從論述策略來看，高德曼並未如藹理士那般，對性慾的各種功能、行為及表達方式進行性學的詳細分析，而是著重發揮性慾的修辭意涵，以進行兼具破壞現狀與建設未來雙重目標的社會批判。一方面，高德曼將社會上既有的兩性行為——其作為一種經驗、問題、禁忌、乃至商品——詮釋為受到偽善的教會、嚴苛的法律、剝削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和權威的政府體制強加於個人的表現。她批評這些宗教、政治與經濟當權者，多方扭曲、污名化或壓抑個人的性慾表達，使人與自身的性本能產生疏離。另一方面，高德曼將性與愛的完美結合，形容為體現個人自由、人類解放和生活幸福的真諦。在此，高德曼援用了藹理士對「性本能」(sexual instinct)的詮釋，並賦予它無政府主義含義。藹理士將性本能定義為「引發性行為的內

Burrill Freedman, "The Contributions of Havelock Ellis to Sexology,"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New York), 11 (1942): 375-418.

⁵³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VI: *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 511.

⁵⁴ Ellis, *My Life: Autobiography of Havelock Ellis*, 343.

在訊息」(the internal messages which prompt the sexual act)，其在勃起與消退兩階段中(亦即性興奮與性釋放)展現並完成。⁵⁵高德曼將葛理士的性本能概念，整合到無政府主義對本能的論述脈絡中，以更廣泛地將「本能」詮釋為涵攝個人、社會、性慾、愛情和母性的自然推動力。⁵⁶高德曼賦予「本能」以兼具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意義，使其成為一種可以被啟發與培養的開放式有機能量，而有別於葛理士將性本能視為性慾起落、屬於某種封閉能量系統的性學論述。⁵⁷對她而言，「本能」與天性、靈魂及內在自我息息相關，這些詞彙甚至在她的著作中經常可以互換。⁵⁸從哲學思維觀之，高德曼的「本能」概念是先驗的，因為她相信個人的良善天賦，會驅使他們實現一己小我與成就社會大我。

高德曼在出版於 1910 年的處女作《無政府主義和其他論文》(*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中，清楚展示她如何挪用葛理士的性學概念，來開展具有無政府主義意涵的「本能」論述。該書第一篇表述無政府主義立場的文章，便將社會本能和個人本能視為人類發展的兩種互補力量加以闡釋與評估。⁵⁹高德曼在這方面的立論，格外顯露她更青睞葛理士宣揚健全的兩性情愛有益社會發展且肯定性慾的表現(expressive)本能之見，而非佛洛伊德強調文明乃藉由抑制性本能為發展前提的壓抑性(repressive)觀點。⁶⁰換言之，高德曼更肯定葛理士那種注重性本能所展現的創造力量。⁶¹尤應指出的是，這個受

⁵⁵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III: *Analysis of the Sexual Impulse, Love and Pain, The Sexual Impulse in Women*, 1-65.

⁵⁶ Michael Bakunin, *God and the Stat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Pierre-Joseph Proudhon, trans. Benjamin Tucker, *What Is Prop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 of Right and of Government*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Peter Kropotkin, Roger N. Baldwin ed., *Kropotkin's Revolutionary Pamphlet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⁵⁷ Robins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ex*, 15-16.

⁵⁸ Goldman, "Anarchism: What It Really Stands For," 59.

⁵⁹ Goldman, "Anarchism: What It Really Stands For," 58.

⁶⁰ 關於佛洛伊德的論點，見 Sigmund Freud, trans. & ed. by James Strachey,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2), 44.

⁶¹ Goldman, "Sex: the Great Element for Creative Work," cited from Candace Falk, *Love, Anarchy, and Emma Goldman*, 160.

藹理士啟發而富有性學意涵的「本能」概念，在高德曼對性慾與革命及其互涉的論述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她認為，對人類、伴侶與自我的「愛」，以及攸關自由表達的「性」的本能表現，是人們抵拒教會、國家與資本主義奴役個體性的根本之道。這樣的信念，使高德曼在主張外在的體制革命之際，也提倡「內在重生」(inner regeneration)，以便完全消除從有形的制度到無形的習俗傳統對人性的箝害。⁶²她這種雙重革命的理念，既不同於其他無政府主義者只著意政經社會變革，也有別於女性參政權者將重心放在要求公民與經濟權益，卻輕忽對情愛的需求。高德曼相信性慾作為「最自然與健康」的本能，將藉由與愛情的美好結合，徹底釋放女性，讓她們重生。⁶³她闡揚了藹理士「愛的藝術」崇尚兩情相悅性愛的概念，將之置於女性解放的核心，亦即允許女人能真正、自由地做自己，去愛人與被愛。

不過，高德曼雖然擁戴藹理士的異性戀情慾和性寬容主義，她的無政府主義信仰，仍使她在性慾與女性角色等課題的立場，與藹理士出現分歧。例如，她主張女性在生活各方面都應完全自由選擇、適性發展，因此與藹理士提倡的優生母性(eugenic maternalism)背道而馳。⁶⁴儘管高德曼經常針對母親角色(motherhood)在生物學、文化和政治哲學上的意涵，進行其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批判，但她從未將女性限制在以生理功能為主的性別角色中。⁶⁵她彰顯女人的性主體性(sexual subjectivity)與能動性，也不同於藹理士將女性性慾定位為兩性求愛過程中的被動接受者之論點。關於節育(birth control)這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開始廣受矚目的課題，藹理士是從優生學的角度出發來支持，高德曼則將節育視為婦女(尤其是中下階層的工人與貧困女性)的基本人權，而加以提倡。此外，藹理士與高德曼雖然都擁護同性戀者的權利，但藹理士主要只為先天同性戀(congenital sexual invert)的性權辯

⁶² Goldman, "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 9-18.

⁶³ Goldman, "Marriage and Love," i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237.

⁶⁴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III, 189-255. Goldman, "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 9-18.

⁶⁵ John C. Chalberg, *Emma Goldman: American Individualist*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8), 89-107.

護，高德曼捍衛的則是每個人的人權，無論其同性戀傾向是與生俱來或後天形成。⁶⁶

高德曼為無政府主義宣傳而出版的作品，與葛理士基於專業研究而進行的性學著述，不僅寫作動機有別，話語風格與議論焦點也差異立見。從著述的篇幅來看，葛理士的性心理學系列著作，就如百科全書般厚重；高德曼的《無政府主義及其他論文》中每一篇文章，則簡短如一本本宣傳小冊。這樣的差別，反應出兩人設定的目標讀者群不同，也因此左右他們在作品中的表述方法。《性心理學研究錄》是作為醫學專業人士的參考書而編寫，有內容詳實、言之有據、資訊多元、文意較深等特色。葛理士在這個系列中，融合生物學、民族學、生理學、心理學和其他學科領域的豐富資源，建立起關於性慾的本質、性行為和現象及其社會影響的大量性科學知識。相較之下，《無政府主義及其他論文》原型是演講稿，保留了簡潔內容與口語化特色，針對一般民眾而發，以意識形態宣傳為主旨。高德曼熱衷於向讀者揭露社會現實的殘酷、偏見、虛偽和盲目，而不是闡述理想的無政府狀態。她並未提供教會、國家和資本主義興起與發展的歷史脈絡，而逕自譴責這些威權體制與社會既得利益者，對下屬或工人群體的迫害、脅迫和剝削。高德曼傾向於將論點導向激進的社會批判，並以模糊但具激勵意味的革命前景作結論。《無政府主義及其他論文》中頻繁出現的感嘆號、問號、反問句以及簡短有力的句子，共同展示出高德曼的修辭技巧和思維方式。她的文章經常呈現誇飾(「哦，不，不！」)、短小精悍(「自由戀愛？彷彿愛不是自由的！」)、批判性(「確實，自負、傲慢和自我中心是愛國主義的核心」)、諷刺(「哦，為了基督教世界的慈善事業之故！」)和率直(「婚姻本身就是個敗筆，只有大傻子才會否認。」)的風格。⁶⁷這些容易引人側目的遣詞

⁶⁶ C. Bríd Nicholson, "Sex and Sexuality: The Silenced Skein," in Nicholson, *Emma Goldman: Still Dangerou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10), 163-177. Regarding Ellis's individualistic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 the combination of eugenics and birth control, see Crozier, "Havelock Ellis: Eugenicist," 187-194.

⁶⁷ Emma Goldman, "Minorities Versus Majorities," i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84; Goldman, "Marriage and Love," 242; Goldman, "Patriotism," 134; Goldman, "The Traffic in Women," 195; Goldman, "Marriage and Love," 234.

用字，充滿高德曼戲劇化的個人特質，與藹理士作品中平靜、冗長而具學術性的行文，大相逕庭。

更重要的是，兩人頗有差距的政治意識形態，驅使高德曼在援用藹理士的論述時，必須進行我稱之為「激進化」的跨界轉譯與挪用。以下先以〈清教主義的偽善〉(The Hypocrisy of Puritanism)一文來說明。高德曼這篇十頁的短文，讀起來就像對清教主義的公開控訴。她先譴責清教主義嚴重扭曲了人性與生命中的良善純真本質，並臚列美國社會中可被歸屬於清教主義的諸多罪行。她特別強調清教主義對女性犯下更為嚴重的罪孽：「清教主義……迫使她(女人)要不是獨身守貞，或是不加區別地繁殖有病的下一代，不然就是去賣身。」⁶⁸當高德曼譴責禁慾主義(asceticism)的惡習，並指稱這些弊端已經開始「被現代思想家與教育家承認」時，她引用藹理士在《與社會有關的性》(*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即《性心理學研究錄》第六冊)中的一段話為代表。在高德曼摘引片段的原文章節(標題為「性教育與裸體」)中，藹理士詳細闡述了裸體對衛生保健的效益。他先概述裸體在西方文明史上的發展，說明其具有的保健、生理、教育、審美和道德價值。然後，他詳細分析在兒童性教育中培養健全的「裸體」概念與實踐，如何有助於其身體與心理發展。他對(尤其是女性)身體美的讚許，充滿了抒情詩意。⁶⁹在〈清教主義的偽善〉文中，高德曼先忠實引述藹理士的一段話：「裸體具有衛生保健價值與精神意義，其影響遠遠超出了緩解年輕人天生的好奇心或預防病態情緒的作用。對於那些早已不復有著幼年時好奇心的成年人而言，裸體是一種啟發。這種對基本的與永恆的人體型態——其乃世上最貼近我們之物——及其所具有的活力、美麗與優雅之願景，是生命中的首要滋補精華之一。」⁷⁰接著，高德曼逕自將藹理士這段文字，嫁接到她對清教主義的譴責上：「但純正主義的精神，卻如此歪曲了人類的心靈，使它失去了欣

⁶⁸ Emma Goldman, "The Hypocrisy of Puritanism," i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173-182.

⁶⁹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VI: *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 95-117.

⁷⁰ Goldman, "The Hypocrisy of Puritanism," 176-177. 藹理士的原文，見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VI: *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 111.

賞裸體之美的力量，迫使我們在貞操的籲求下，隱藏自然形態。」在高德曼具高度批判的行文脈絡中，葛理士純粹敘述裸體之美與益的言論，被操弄為非難清教主義「違反人性」之重大罪行的思想武器。她更進一步抨擊貞操(chastity)這個清教主義要求女人展現的「美德」，指其「不過是對自然天性的人為箝制，對人類形體表達虛假錯誤的羞恥心。」⁷¹高德曼這些從葛理士的裸體論述衍伸出對清教主義及貞操的控訴，都背離了他的原意。葛理士在高德曼多次引用的《與社會有關的性》書中有另一章，〈貞操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hastity)，專述貞操與禁慾主義的區別，以及為何貞操(若以現代性學的概念加以實踐時)可對合宜的情慾生活有益。⁷²高德曼的反貞操言論，將貞操與禁慾主義混為一談地併視為清教主義淫威下令人憎惡的恥辱，顯然與葛理士的觀點背道而馳。⁷³

高德曼在闡述賣淫、愛國主義與監獄的課題上，同樣挪用並轉譯了葛理士的論點，賦予其超越原文的激進意涵。在〈婦女人口販賣〉(The Traffic in Women)一文，高德曼徵引葛理士作品中關於賣淫起源，以及他將妓女與「為錢而結婚」的妻子二者比較的幾段文字。在某種程度上，葛理士與高德曼譴責賣淫的立場，並無二致；然而，兩人對如何解決賣淫問題的提案及程度，卻有相當差異。在〈婦女人口販賣〉的結論中，高德曼提出她以激烈社會變革作為解決賣淫問題的主張：「徹底重估所有被接受的價值觀——尤其是道德價值觀——同時廢除工業奴隸制。」⁷⁴此番言論，明顯受尼采思想的影響。儘管葛理士欽佩尼采的「超人」(the Übermensch)概念，即通過價值重估來自我超越、追求個人完美性，但他並未像高德曼那般借助尼采的哲學來批判社會，主張徹底變革。⁷⁵在〈監獄：社會罪惡及其失敗〉(Prisons: A

⁷¹ Goldman, "The Hypocrisy of Puritanism," 177.

⁷² 葛理士將「貞操」定義為「可引致情慾滿足的自制美德」。他通過對比「禁慾主義」和「貞操」，並強調二者的區別，來倡導一種與愛相結合的現代貞操觀念，即只有與愛相伴的異性戀關係，才能發生性行為。 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VI: *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 175-176.

⁷³ Goldman, "The Hypocrisy of Puritanism," 177.

⁷⁴ Goldman, "The Traffic in Women," 200.

⁷⁵ Havelock Ellis, "Nietzsche," in Ellis, *Affirmations* (London: Walter Scott, Ltd., 1898), 1-85.

Social Crime and Failure)一文，高德曼借用藹理士對罪犯的分類，包括出於政治動機、受情緒驅使、瘋狂有病與偶然行兇等不同類型，來分析犯罪的本質。⁷⁶她延續自己對藹理士的著作進行跨界挪用的論述模式，忽略他所強調導致犯罪的先天遺傳因素，只著墨於不良的社會與經濟因素如何導致諸多違法行為，並抨擊這些環境影響乃導致人們犯罪「最無情、最狠毒的溫床」。⁷⁷藹理士希望以「科學，有效以及人道」的方式來治療罪犯，並要求法律朝公正及合理的方向改革。⁷⁸高德曼則直截了當地聲稱，「除了完全重建社會之外，沒有任何事情可以使人類擺脫犯罪的毒瘤」。⁷⁹她在文末再次強調，在「孳生囚犯和獄卒的各種條件被永遠廢除」之前，監獄惡況無法真正獲得改善。高德曼那種無政府主義式「完全重建社會」的訴求，明顯未見於藹理士重新定位犯罪學與改革監獄的主張。⁸⁰此外，她在〈愛國主義：對自由的威脅〉(Patriotism: A Menace to Liberty)文中如法炮製，引用藹理士書中「賣淫的士兵數量比我們願意相信的要多」的陳述，來支持她所謂「軍營生活進而有助長性變態傾向的趨勢」這番激進論點。⁸¹

綜言之，高德曼一貫重新詮釋藹理士從性學出發的改革論點及立場，以符合並服務於她主張全盤激進巨變的無政府主義革命大計。時隔二十五年，藹理士終於在他們展開通信之後，讀了高德曼寄給他的《無政府主義及其他論文》。他禮貌地在信中向高德曼表示，「我固然得以有機會懷抱欽佩和同情之心，來拜讀此書，卻無法接受它當中的所有結論。」⁸²雖然藹理士並未明示該書哪些內容引起他的異議，但不難想像，他主要指涉的是高德曼那些斷章取義引用他作品以支持她激進主張的部分。但是，不論藹理士如何看待她的作品，高德曼自認為在藹理士的思想中，窺見某些具無

⁷⁶ Goldman, "Prisons: A Social Crime and Failure," i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119.

⁷⁷ Goldman, "Prisons," 121.

⁷⁸ Havelock Ellis, *The Criminal* (London: W. Scott, 1890), 291, 293.

⁷⁹ Goldman, "Prisons: A Social Crime and Failure," i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127.

⁸⁰ Goldman, "Prisons," 127. Havelock Ellis, "The Criminals We Deserve," in Ellis, *My Confessional: Questions of Our Da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184-187.

⁸¹ Goldman, "Patriotism," 143.

⁸² Ellis to Goldman, March 28, 1925, reel 14.

政府主義精神的精髓。她曾向友人稱許葛理士是個「在我生命中發揮過如此影響力的了不起的人」。⁸³不論在公開演說、出版作品或私下通信，高德曼都不吝於向葛理士致上她高度的敬意，稱許他「基於自由與正義的使命感為社會弱者請命」的著作，及其「獨特性格和崇高遠見」。由高德曼在 1924 年主動展開的兩人通信，則為他們、也為後世，開闢有關性慾與革命課題進一步思想對話的另類途徑。

四、致信葛理士：高德曼對革命與性慾的反思

高德曼接受歐洲新思潮洗禮後，在美國發展成更具顛覆性與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宣傳家。然而，她對美國政府不屈不撓的抵抗，下場卻是被當局入獄後驅逐出境，返回歐洲。1917 年 6 月，高德曼與柏克曼因反抗美國參戰之後展開的徵兵制，而被捕受審；兩人各被處以兩年有期徒刑，外加 10,000 美元的罰款。1919 年 12 月，高德曼、柏克曼和其他 247 名移民激進分子，在美國各監獄服刑後，被驅逐回他們的祖國俄國。高德曼由此展開近兩年在革命後的俄羅斯生活與觀察；她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態度，從原先的樂觀期待轉為徹底幻滅。⁸⁴儘管 1917 年的俄國大革命，是由共產主義者而非無政府主義者發起，但高德曼相信布爾什維克「有心促進變革並代表人民發揮力量」。⁸⁵高德曼出於此種信念，在已被判刑而尚未入獄服刑之前，於美國各大城進行捍衛布爾什維克的演說。她甚至出版了一本《關於布爾什維克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Bolsheviks*)的宣傳小冊，強調布爾什維克「雖然理論上屬馬克思主義，但在實踐中體現了革命真精神。」⁸⁶未料，高德曼回到革命後的俄羅斯生活的那段時間，對她造成深刻的心理創傷。她對於十月革命後，伴隨著布爾什維克政權成立而出現的各種「暴

⁸³ Ishill to Goldman, April 22, 1928, reel 20.

⁸⁴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593-725;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in Exile: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9-20.

⁸⁵ Goldman, "Preface: To First Volume of American Edition," in Emma Goldman,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0, c1925), xli-l.

⁸⁶ Goldman, "Preface: To First Volume of American Edition," xlv.

力、恐怖統治與壓迫」，既失望又厭惡。⁸⁷她起先不願相信布爾什維克早已背離人民及革命精神，但在與柏克曼遊歷俄國進行各種觀察與調查之後，不得不面對俄國革命實以失敗告終的真相。⁸⁸高德曼與柏克曼決定離開俄國，以便不受約束地批判布爾什維克政權，向世人揭露其醜惡的真面目。他倆逃離俄國並在北歐與德國等地短暫停留後，高德曼決定主要以英國為流亡基地，柏克曼則選擇居住法國，兩人都仍努力為宣傳無政府主義而繼續奮鬥。高德曼的專書《我在俄羅斯的幻滅》(*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先於1923年在紐約發行，兩年後又在英國出版，詳述她身為無政府主義者對這場俄國革命及其後發展的觀察反思。該書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強烈譴責，再次確立高德曼直言不諱、反抗權威的戰士身分。⁸⁹但當她試圖在英國發起反布爾什維克運動時，卻激起該國許多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反彈。從1924年9月起約兩年的時間，高德曼在英國進行以批判布爾什維克為主的反威權運動，但成效甚微。⁹⁰

不過，高德曼卻在那段期間，實現了她自謂「心中珍藏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宿願」，即終於見到藹理士與卡本特；而她選擇以寫信給藹理士，作為落實這個宿願的起點。⁹¹在她寫於1924年12月的第一封信中，高德曼感謝藹理士在一個英國激進與自由派友人為她舉行的歡迎派對上，捎來問候她的訊息。⁹²她向藹理士訴說他的作品在過去二十五年來，對她的意義與影響；接著，她表達對自己赴英後嘗試進行反布爾什維克運動卻徒勞無功的失望。⁹³藹理士在回信裡，本著他向來的自由派政治態度，冷靜地表示，

⁸⁷ Goldman to Cassius V. Cook, September 29, 1935, reel 35.

⁸⁸ Goldman, "Preface: To First Volume of American Edition," xli-vliv, 249.

⁸⁹ Frank Harris,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Emma Goldman," in Emma Goldman,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0, c1925), xii.

⁹⁰ Wexler, *Emma Goldman in Exile: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57-91.

⁹¹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979.

⁹²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962-965. Also see Carl Rollyson, *Rebecca West: A Life* (New York: Scribner, 1996), 105-107.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in Exile: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92-113.

⁹³ Goldman to Ellis, December 1 & 27, 1924, January 15, 1925, February 24, 1925, reel 14.

「俄國必須以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⁹⁴ 1925 年 5 月 28 日，56 歲的高德曼首次造訪大他 10 歲的葛理士。葛理士較年輕時，曾與大他 4 歲的南非作家奧莉芙·施萊納(Olive Schreiner, 1855-1920)，和小他 20 歲的美國節制生育健將瑪格麗特·山額(Margaret Sanger, 1879-1966)，在思想交流之餘皆產生過情愫。⁹⁵高德曼雖未與葛理士擦出思想交流之外的感情火花，但她當時正受挫於英國人對反布爾什維克運動表現出的「冷酷無情、緘默與裝模作樣」，因此特別感激葛理士對她表達的關懷與同情。⁹⁶高德曼在 1920 年代中期閱讀更多關於現代犯罪學的著作時，也曾去信請教屬於這領域專家的葛理士。此後直到 1930 年代中期，可謂高德曼生命中相對孤獨與晦暗的階段。1936 年，她受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者聯盟」(CNT-FAI)之託，擔任駐英代表並為該聯盟推動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但多數英國人依舊冷漠以待。⁹⁷此時葛理士再度回應高德曼的請求，同意贊助高德曼主持的一場聲援西班牙人民的戲劇義演。相較於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等英國文壇名人的拒絕聲援，葛理士的溫情，令她格外感動。⁹⁸目前所存兩人的二十來封信件，有助吾人一窺經歷無政府志業起伏而流亡的高德曼，如何向葛理士這般無政府圈外人，針對無政府主義(尤其革命與性慾方面的)思想進行反思與辯護。

高德曼在革命後俄國的兩年經驗，關鍵地改變她對革命的態度；她除了與親密同志柏克曼持續交換檢討心得外，也對葛理士表述她轉變的想法，以重申革命的價值。布爾什維克攫取俄國的統治權之後，便開始大肆

⁹⁴ Ellis to Goldman, March 28, 1925, reel 14.

⁹⁵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lis and Olive Schreiner and their 35-year correspondence (1884-1920), see Yaffa Claire Draznin ed., *“My Other Self”: the Letters of Olive Schreiner and Havelock Ellis* (New York: Peter Lang, 1992); Ellen Chesler, *Woman of Valor: Margaret Sanger and the Birth Contro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07), 111-126.

⁹⁶ Goldman to Ellis, Dec. 27, 1924. Goldman to Ellis, March 5, 1937, reel 39.

⁹⁷ CNT-FAI 是個當時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兩大主要組織——全國勞工聯盟(the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與(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的聯合。

⁹⁸ Goldman to Ellis, Feb. 24, 1937. Ellis to Goldman, March 3, 1937, reel 39. Goldman to Ellis, March 5, 1937, reel 40.

打壓政敵與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各種異議人士，使革命後的俄國再度壟罩在專制陰霾下。《我在俄羅斯的幻滅》一書記述高德曼從原先對俄國大革命抱持的高度理想，到洞悉布爾什維克政權本質後的深刻絕望。她與柏克曼的通信，透露出她對巴枯寧與克魯泡特金等無政府主義前輩們的率直批判，以及她對暴力與革命關係的反省與心得；這些內容，並不得見於她的公開著作。⁹⁹至於高德曼與藹理士的書信往返，既不同於她的公開著作那種正式論述，也有別於她私下跟無政府同志分享生活與情感心事的隨興通信，屬於著重知性且維持禮貌的思想交流。高德曼於 1924 年到英國後，主要在進行她認為極迫切的反布爾什維克宣傳(以拯救在俄國受壓迫的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政治犯)。因此，她當時開始寫給藹理士的信，主題多半圍繞俄國大革命後的餘波而開展。可以說，高德曼是在跨意識形態界限的脈絡中，與藹理士做思想溝通，並為她反布爾什維克、同時繼續支持「革命」的激烈變革立場做申辯。從這個角度來看，她寫給藹理士的信雖屬非公開的私函，卻有某種意識形態宣傳的味道，亦即呈現出可讓其他人閱讀的公共性質。正是在致藹理士的信中，高德曼展露她透過省察俄國革命後的發展，對革命的本質、意義與方法的新思考。

高德曼在信中，常以藹理士向來「總是為自由與正義請命」(always pleaded on behalf of Liberty and Justice)為前提，表示她相信藹理士能理解她的作為。相對地，藹理士多半出於敬重高德曼為改善社會而奮鬥之心，來回應她的觀點與立場。從藹理士的回信，可知他對高德曼並未敷衍了事，而是認真閱讀她寄給他的《無政府主義及其他論文》與《我在俄羅斯的幻滅》。有意思的是，他在不同的信中陸續提到這兩本書，皆在表達對高德曼反抗當權與揭櫫正義的欽佩同情之餘，坦言無法完全接受她在兩本書中共同宣揚的革命之道。¹⁰⁰他在 1925 年 10 月 24 日給高德曼的信中，表示《我在俄羅斯的幻滅》對革命後俄國情狀的紀錄，「確實是個最令人印象深

⁹⁹ Richard and Anna Maria Drinnon eds., *Nowhere at Home: Letters from Exile of Emma Goldman and Alexander Berkma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5), 65-120.

¹⁰⁰ Ellis to Goldman, Mar. 28, 1925, reel 14; Oct. 24, 1925, reel 15.

刻、有時令人心碎的敘述」。¹⁰¹從信中內容可知，藹理士對俄國問題的基本立場有二：一是每個國家政權皆有其弊端，須由自己人民來想辦法解決，外人插手可能愈攪局愈糟；二是革命無法真正帶來廣泛而徹底的社會改變。高德曼曾在該書中，指出各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dominant values)，如何基於無知與殘暴而不公正地壓迫人民，而唯有思想與體制兼具的全盤革命，才能打破之。¹⁰²藹理士則承認高德曼所謂「我們(社會)的體制與情況都取決於根深蒂固的觀念」；但他不認為歷史上有任何革命，曾觸及過那些觀念，遑論改變之。藹理士向高德曼坦白，他覺得革命「不過是〔社會情勢〕過度緊繃的結果，很像造成諸多破壞的颶風或地震」，因此「根本不可能得見新價值觀的誕生」。¹⁰³他也不認為革命得以造就高德曼所期待的無政府主義狀態，亦即自由、平等、人們自願互助的社會情境。藹理士那封信的結論便是，革命只帶來破壞，而無建設性，也不可能開展無政府主義的理想社會。

當時人在英格蘭的高德曼，對藹理士的書信回應，既展現她捍衛「革命的必要性」之立場，也為她未來幾年對革命的性質及其效應之持續思考，揭開序幕。一方面，高德曼贊同藹理士用自然現象的類比來形容革命；她同意革命即為不斷累積、達到高潮而自然爆發的進化力量。另一方面，不同於藹理士，她堅持認為只有像革命這種「劇烈的社會動盪」，才可能觸及並根除有著巨大韌性的舊體制。¹⁰⁴換言之，高德曼強調對根深蒂固的壞觀念，必須進行「不可或缺的破壞」(indispensable destruction)，因為那是社會在個人自由和自願合作的基礎下進行重新建設的必要前提。¹⁰⁵先有破、再有立，可謂高德曼的主要論點；在此基礎上，她堅持革命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因果關係：理想的無政府狀態需要革命作為先決條件。

然而，布爾什維克專制政權下的各種壓迫與變調發展，驅使高德曼開始質疑無政府主義經典中賦予「訴諸暴力」來進行社會革命的合法性，並

¹⁰¹ Ellis to Goldman, Oct. 24, 1925, reel 15.

¹⁰² Goldman, "Afterword," in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261.

¹⁰³ Ellis to Goldman, Dec. 7, 1925, reel 15.

¹⁰⁴ Goldman to Ellis, Nov. 8, 1925, reel 15.

¹⁰⁵ Goldman to Ellis, Nov. 8, 1925.

重新思考革命中破壞性與建設性元素的互涉。高德曼首先在信中向藹理士承認，她曾愚昧地以為，自己作為無政府主義者的任務，只是在鼓動人們起身對抗壓迫他們的體制，此後「其他一切都會水到渠成自行解決」。然而，俄羅斯人民在大革命後，卻迅速臣服於布爾什維克的專制統治，此舉震驚與打擊了高德曼。她對藹理士坦陳，即使她在其他方面仍一如既往地尊敬巴枯寧，但俄國革命後續發展的深刻教訓，使她了解到巴枯寧所謂革命的「破壞本身即蘊含建設成分」此一論點，實為謬論(fallacy)。¹⁰⁶高德曼對巴枯寧革命學說的批評，形同否定她自己過去對革命的看法；但這並不表示她否認革命的重要性。相反地，俄國革命的經驗，讓高德曼更堅定地相信，唯有革命，才能啟發社會根本徹底的變革。所以，高德曼從不懷疑為達無政府主義理想，社會需要革命才能得以新生。但 1920 年代後的她，改變以前接受巴枯寧等精神導師的理論，轉而強調革命應重視過去被忽略的教育層面，並採取非暴力的新方法來進行。在《我在俄羅斯的幻滅》〈後記〉(Afterword)中，高德曼歸納俄國革命的後續發展帶給她的沉重啟示。她先表示布爾什維克的專權與人民的屈從，讓她深刻明白俄國大革命只試圖在新政權的領導下，汰換過去沙皇獨裁的體制與社會條件。與此同時，革命者卻完全漠視改變人民與社會價值觀的重要性；因此，這場革命「既是個重大失敗，也釀成巨大悲劇」。¹⁰⁷進而，她汲取這場慘痛教訓，強調革命最重要的任務與意義，在於轉變人心思維；革命應是新價值觀的孕育者(the bearer of new values)。高德曼申言，革命是民眾的偉大導師，可啟發他們發展新信念與人生準則，並在擺脫傳統束縛的社會關係中，展現生活新概念。一言以蔽之，革命應是重要的「心理與精神的再生機制」。¹⁰⁸

如果此一〈後記〉反映出高德曼力求避免重蹈俄國大革命覆轍，而總結革命「應該」著重改變人民心理與造就新價值觀，那麼她寫給藹理士的信，呈現的則是她對於「如何」進行革命的思考起點。她在 1925 年 11 月 8 日的信中，告訴藹理士她的俄羅斯經歷，迫使她正視以前未見之事，即啟

¹⁰⁶ Goldman to Ellis, Nov. 8, 1925

¹⁰⁷ Goldman,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249-259.

¹⁰⁸ Goldman,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261.

迪與教育人民的迫切性，因為這將「有助於解放人們掙脫出根深蒂固的迷信與偏見。」¹⁰⁹接著，她承認自己過去將暴力視為革命必要之惡，較未深思如何減輕暴力。如今，她得出的結論是，任何革命中的暴力輕重，將完全取決於挑戰當權的戰鬥勢力所做的「內在準備」(INNER preparation，此為作者原文)之程度。高德曼對藹理士解釋：「我所謂的準備，是指擺脫舊習慣與觀念的成長開始」。她並在信中用了不少篇幅，分析布爾什維克政權如何扭曲革命本質並敗壞革命名聲。在她看來，布爾什維克以解放人民之名，行政治壓迫之實，讓她充分體會該政權聲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不過是得勢者進行新專權壓迫的狡辯。此外，她不忘對身為英國人的藹理士，抱怨該國內許多有名望的社會主義或左翼人士，坐視布爾什維克政權在俄國大肆鎮壓異己的專制行徑。在該信末，高德曼向藹理士說明自己從未天真地以為，一場革命就會帶來無政府主義者所預期的那種無壓迫的社會狀態。但她堅持認為，無政府主義是最具有發展個人自由與社會和諧——她視此二者為人類社會的最高價值——特質的社會政治哲學。¹¹⁰

藹理士在 12 月 7 日的回信中，肯定高德曼對俄國大革命的反思與想法；他並對高德曼所提攸關革命成功與否的「內在準備」工作，表示認同。然而，玩味的是，藹理士反倒因為覺得無政府主義作為社會政治哲學，最不受教條約束，也最需仰賴心理與精神層面的「內在準備」工作，而認定「在革命可能導致的所有結果中，最不可能出現無政府主義的理想狀態」，因為這條路顯然最難達成。話雖如此，藹理士不吝讚美高德曼為無政府志業的不懈努力：「我看不出通往無政府主義的捷徑，只能藉由對那些在我眼中身體力行著無政府主義精神之人的虔敬期望，來自我慰藉。」¹¹¹翌年四月底，藹理士再針對與高德曼關於革命本質的討論，表示自己雖然相信高德曼所言「人類正在進步並從經驗中學習」，但年紀漸長的他發覺，人能從過去經驗中汲取的教訓，著實有限。他並感慨那些能有

¹⁰⁹ Goldman to Ellis, Nov. 8, 1925.

¹¹⁰ Goldman to Ellis, Nov. 8, 1925.

¹¹¹ Ellis to Goldman, Dec. 7, 1925.

智慧與機會在教訓中成長的少數人，不太可能同樣是真正得以影響革命的那群少數者。¹¹²綜言之，藹理士縱然對高德曼提倡革命以求人類解放與社會幸福的堅持，投以真摯同情與理解，卻對那樣的革命得以落實的可能性，感到悲觀。

接下來近兩年，高德曼與藹理士中斷了書信往返；但從高德曼在那兩年間與柏克曼的信函交流，可發現藹理士對她的革命反思之回應與質疑，關鍵地激勵她繼續思索這個攸關無政府主義發展的重要課題。柏克曼雖然也經歷了對布爾什維克從樂觀憧憬到悲觀幻滅的深刻挫折，卻依舊選擇忠於無政府共產主義經典的革命原則，及其訴諸暴力來發動革命的老方法。相反地，深思檢討後的高德曼，試圖發展新的革命哲學。她的俄國經驗無意中為自己提供某種思想辯證的機會，允許她揚棄無政府前輩(被如今的她視為)不切實際和過時的革命理論。她在 1927 年底的一封信中，告訴柏克曼：「我愈來愈相信我們必須有新的無政府主義作品……包括克魯泡特金、巴枯寧及其他人在內的整個老一派，都對彼得(克魯泡特金)所謂『人民的創造精神』，抱有幼稚的信念。要是我得以目睹(那精神)，就真是見鬼了。」¹¹³高德曼決定擺脫無政府主義過去那種革命觀念，亦即將革命視為社會的猛烈爆發(violent eruption)，可一舉摧毀所有陷人民於苦海的權勢。她轉而申論，革命可以成為盡可能減少暴力與破壞(例如只摧毀製造戰爭與疾病的工業生產)的「重建過程」(a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¹¹⁴

在這些沉痛的思考過程中，高德曼提出三種方法，來重新構思革命的本質與進行之道，以盡可能消除使用暴力的必要。首先，如她致藹理士的信中所提，應對人民進行「強化的教育工作」(intensive educational work)，以作為革命的根本「內在準備」。高德曼長久以來，都懷疑群眾(the masses)具有原創性與自發性的能力。克魯泡特金總是強調群眾的自發性，並在其中感受到革命的靈感；然高德曼對群眾一直表現出更尼采式的態度，認為只

¹¹² Ellis to Goldman, Apr. 27, 1926, reel 15.

¹¹³ Goldman to Berkman, Dec. 17, 1927, reel 19.

¹¹⁴ Goldman to Berkman, Dec. 17, 1927.

有「具聰明才智的少數人」，才能成為人類解放的旗手。¹¹⁵後革命時期的俄國人民對布爾什維克的盲目服從，以及社會中充斥的盜竊搶劫等犯罪暴力行為，更使高德曼確信必須喚醒人們自願合作的社會本能，以抑制其訴諸暴力的私慾。¹¹⁶其次，高德曼有鑑於俄國革命後頻繁出現階級間的激烈報復，而主張修正「充公」(expropriation)的方式，以使革命免於沉迷暴力。先前，高德曼跟她的無政府主義同志一樣，認同階級鬥爭的理論，相信「革命的目的是剝奪統治階級的每一個人」，達到人人平等。因此，那時她認同革命後應沒收一切有產階級的財產，並將之全數充公，以將財富均分給工人階級。但當類似的「充公」理念得有機會落實於革命後的俄國時，卻產生致命的混亂與人命的喪生，而且不平等的階級體制仍未消失。如今，吸取教訓的高德曼，主張日後的革命應只沒收有權有勢的富人財產，並將其分配給所有其他人，「供整個社區共同使用」。她相信，這種新的財產充公模式，可避免用暴力方式解決階級不平等，並使曾在俄國出現的大多數犯罪活動自然消失。¹¹⁷此外，為保障革命所達成的社會轉變，高德曼主張以「擴大民主化」作為降低暴力機率、提升革命素質的第三個方法。她認為，當大多數人可以從革命促成的進步中受益、且雨露均霑時，自然會更有意願參與可保障自身權益的公眾活動。如此一來，「武力攻擊他人的機率肯定會降到最低」。¹¹⁸

高德曼到晚年，仍持續思索無政府主義與革命及暴力之間的互涉課題。她對甘地(Mohandas K. Gandhi, 1869-1948)提倡的非暴力革命方法，自然有所耳聞。她甚至向柏克曼表示，但願自己——至少情感上如此——能接受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或甘地這類主張和平革命者的立場。¹¹⁹但高德曼的理智不相信「非暴力」之道適合西方世界的革命，因為做為西方文明主要根源的基督教與猶太教「都主張暴力，儘管(基督教)有著把另一臉也

¹¹⁵ Emma Goldman, "Minorities Versus Majorities," i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69-78. Goldman to Ellis, Nov. 8, 1925.

¹¹⁶ Goldman to Berkman, June 29, 1928, reel 20.

¹¹⁷ Goldman to Berkman, July 3, 1928.

¹¹⁸ Goldman to Berkman, July 3, 1928.

¹¹⁹ Goldman to Berkman, June 29, 1928, reel 20.

讓人擱的理論。」況且，甘地的民族主義，以獨立建國為宗旨；印度人民想用一個政府取代另一個政府的目標，不太吸引主張國際主義的高德曼。¹²⁰再者，即使高德曼致力於消除革命可能涉及的暴力，她仍不得不承認為了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革命難免涉及某些程度的暴力。¹²¹因此，縱然流亡西歐期間的高德曼所發展出的革命修正式的藍圖，不容許過多且不必要的暴力，但她的思想、觀察與經驗，仍使她傾向於認定革命的本質不可能真正完全和平。¹²²

高德曼這種想法，也貫穿著她晚年參與 1936 到 1939 年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時光；在那期間，她又再度與藹理士聯繫上。從革命的本質而言，高德曼仍舊相信，「無論我們支持暴力還是反對暴力」，革命就像「大氣領域的暴風雨、地震或龍捲風」一樣，不可避免地會偶發於社會中。¹²³她還是認定，為了消除當權者有組織的武力，並為日後的平等社會鋪路，發動革命時勢必會出現相應抵抗的暴力，以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但與此同時，高德曼益發強調革命可能涉及的暴力，能夠在(上文提及的)某些配套措施的制衡下被降到最低，使革命得以展現其建設性。她在 1937 年 2 月寫給藹理士的信中，讚揚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出色的建設性工作，以及他們與法西斯主義的英勇鬥爭」。¹²⁴碰巧的是，藹理士曾寫過一本專書《西班牙之靈魂》(*The Soul of Spain*, 1908)，表達他對西班牙文化、藝術與人民的欣賞，並捕捉他眼中的西班牙文明精髓。¹²⁵高德曼在信中對藹理士訴說：「你的優美作品(《西班牙的靈魂》)，極大地幫助我了解與熱愛西班牙人民。」¹²⁶在高德曼為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革命聲援而奔走國際時，她努力試圖為無政府主義的革命實踐建立起正面的論述。她在 1938 年 5 月寫給一位美國同志的信中表示：「無政府主義在革命時期的作用，便是盡量減少革命的暴力，

¹²⁰ Goldman to Alsberg, March 24, 1931, reel 23.

¹²¹ Goldman to Berkman, June 29, 1928.

¹²² Goldman to Berkman, June 29, 1928; Goldman to Hall, May 27, 1938, reel 43.

¹²³ Goldman to Hall, May 27, 1938, cited from *Vision on Fire*, 237-241.

¹²⁴ Goldman to Ellis, February 24, 1937; March 5, 1937;

¹²⁵ Havelock Ellis, *The Soul of Sp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4).

¹²⁶ Goldman to Ellis, March 5, 1937, reel 39.

而代之以建設性的努力。」¹²⁷到1939年2月，她再次向友人稱許西班牙革命「旨在實現個人和社會的內在與制度變革。」遺憾的是，「極權主義國家、民主國家和俄羅斯國家的世界帝國主義竟聯合起來，扼殺了剛開始萌芽的西班牙革命。」¹²⁸西班牙革命雖因法西斯當局武力鎮壓，以失敗告終，但高德曼卻在其過程中，發現革命的曙光。對高德曼而言，曾在巴塞隆納(Barcelona)地區落實的自願生產組織與工人互助文化、西班牙人民對法西斯當權者的英勇抵抗，還有自各國湧入的無政府主義者彼此組織合作這些發展，既挽回西班牙革命的名聲，也展現無政府主義者對革命的貢獻。¹²⁹在某種程度上，高德曼參與的西班牙革命，為她向葛理士這樣質疑革命正面意義的無政府圈外人，證明了革命確實可能具有的建設性價值。

高德曼與葛理士跨越十餘年的通信內容，除了涉及革命的本質及其與無政府主義的關聯之外，還觸及她同樣看重的性慾課題。流亡西歐階段的高德曼，無法如過往般積極透過全美巡迴演說、出版著作與實際活動，多方涉及性慾與兩性課題。但她依舊持續關注婦女解放與性慾自由，並宣揚俄羅斯革命中的傑出女性事蹟。至於當時的葛理士，對性心理學與優生學的興趣仍在，不過他的關懷重點，已漸從生物與心理學研究，轉移到社會文化層次上，著墨較多關於愛、美德和生活藝術的課題。¹³⁰高德曼與葛理士開始書信對話的初期，曾針對同性戀的主題，分享各自的經驗與想法。葛理士於1924年12月首次回給高德曼的信中，提及他日前翻看德國知名性學家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 1868-1935)編輯的雜誌《年鑑》(Jahrbuch)時，竟然在其中發現她寫給赫希菲爾德的公開長信。¹³¹高德曼那

¹²⁷ Goldman to Hall, May 27, 1938.

¹²⁸ Goldman to Scott, February 9, 1939, cited from *Vision on Fire: Emma Goldman o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244-245.

¹²⁹ Goldman to Hall, May 27, 1938。關於20世紀前半期西班牙、尤其以巴塞隆納為主要代表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工人無產階級文化與革命活動，見Chris Ealham, *Anarchism and the C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Barcelona, 1898-1937* (Oakland, CA: AK Press, 2010)。

¹³⁰ 葛理士在戰間期出版的著作如下：*Little Essays of Love and Virtue* (1922); *The Dance of Life* (1923); *The Art of Life* (1929); *More Essays of Love and Virtue* (1931)。

¹³¹ Ellis to Goldman, Dec. 14, 1924, reel 14. 高德曼當時寫此信是用英文寫；赫希菲爾德

封信，旨在回應德國醫生卡爾·萊維佐(Karl F. von Levetzow, 1871-1945)十多年前同樣刊於《年鑑》一篇評論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路易絲·米歇爾(Louise Michel, 1830-1905)的文章。米歇爾可謂克魯泡特金那一代，最具國際聲望的女性無政府共產主義領袖；她在巴黎公社中的重要貢獻，為後世不斷傳頌。¹³²萊維佐在米歇爾辭世那年，撰文回顧與讚頌米歇爾的生平及革命事蹟，但同時也示意她是個同性戀者。萊維佐列舉米歇爾各種「非女性化」的特徵，包括她平坦的胸部和稜角分明的身材；童年時的孩子氣和淘氣；不在意外表與打扮；對科學和數學充滿熱情；異常勇敢；沒有男性情人(只有革命同志)，但有很多女性友人。萊維佐基於這些特徵，將米歇爾歸類為「同性戀者」(Uranier)。高德曼的公開信，目的便在詳細反駁萊維佐的論點。

高德曼自從信仰無政府主義以來，便將米歇爾視為革命典範，頌揚她是個敢於挑戰當權、打破常規的女英雄；但她直到 1923 年才公開為米歇爾辯護，則其來有自。她在 1924 年底給藹理士的信中，透露自己寫這封公開信的原因。1923 年初，高德曼曾到德國，並到柏林的性心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 Psychology)訪問了赫希菲爾德。她對藹理士寫道：「我得說，當我在赫希菲爾德博士的屋裡，看到那個了不起的女人(米歇爾)的照片竟然出現在他收藏的同性戀照之時，真是吃了一驚。」¹³³赫希菲爾德跟萊維佐一樣將米歇爾歸類為同性戀的事實，讓高德曼相當訝異與擔憂。她覺得有必要澄清米歇爾的性認同，因此才給赫希菲爾德寫了公開信。高德曼先讚美赫希菲爾德為同性戀課題所作的重要貢獻，並表示自己多年來，也持續為包括同性戀者在內的所有弱勢個人及族群爭取權益，藉以說明她絕未對同性戀者抱持偏見。她還強調自己的朋友群中，不論男女，有許多是同性戀者與雙性戀者；她並發現這些友人「在才智、能力、靈敏度與魅力各方面，都遠

將之翻成德文，刊在自己的刊物上。Emma Goldman, "Offener Brief an den Herausgeber der Jahrbücher über Louie Michel," trans. from English with a preface by Magnus Hirschfeld, *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 (Leipzig), 23 (1923): 70-92. 高德曼原來的英文信件，見 Emma Goldman to Magnus Hirschfeld, January ?, 1923, reel 13. 本文提及該文的相關中文內容，乃翻自高德曼原來的英文信件。

¹³² Louise Michel, ed. Nic Maclellan, *Louise Michel: Rebel Lives* (New York: Ocean Press, 2004).

¹³³ Goldman to Ellis, Dec. 27, 1924.

超過男女兩性。」接著，她將矛頭指向多年前首度指涉米歇爾為同性戀的萊維佐那篇文章，並逐一反駁萊維佐的論點。¹³⁴高德曼向葛理士承認，她很焦慮地想幫米歇爾開脫那個逕稱她是同性戀的「毫無根據的指控。」¹³⁵如她在公開信的最後一段所言，她請求赫希菲爾德將米歇爾的照片，從他的同性戀攝影館中取下。¹³⁶

葛理士在回給高德曼的信中，顯然非常認同她針對同性戀課題所發之見；此一高度讚許，頗有別於他對高德曼的革命論述某種語帶保留的同情。葛理士不只表示他充分理解高德曼寫這封公開信的立場，更形容自己興致盎然地讀著她對同性戀課題的剖析。他佩服高德曼對相關問題的深刻掌握，還對她說「當然，我毫不懷疑妳是對的」。¹³⁷葛理士所指的，是高德曼在公開信中，提及同性戀社群有種「指稱某些社會知名人士為同性戀者，以壯大其群體聲望」的集體傾向。高德曼用了不少篇幅，說明同性戀群體常試圖將所有可能與他們沾得上邊的(歷史或同時期)傑出人物的表現，歸類為「自己人」，硬說那些人展現的是同性戀的特質與品性。她表示，同性戀群體這種可稱之為「過度自我投射」的心理，就像其他許多受迫害的族群或民族(她以猶太族人與印度人為例)，也常聲稱某些歷史上的出色人物、優越發明或重要觀念，乃源出其文化或受其影響。高德曼用這些弱勢族群／民族習於「邀功」以提升其群體價值的情結，來解釋為何同性戀社群會稱米歇爾「乃我族類」。她將這種情結，歸咎於優勢文明與當權階級對弱勢文明或邊緣群體的壓迫所致。但她同樣指責受迫害者因遭欺凌而滋生狹隘或偏差觀念的門戶主義(sectarianism)心態，亦即彼此同病相憐之餘，還傾向於把傑出他者也拉近自己族群中成為「我族」的一分子。高德曼進而表示：「我認為卡爾·萊維佐患有過度的同性戀宗派主義毛病；雪上加霜的，還有他對女性的過時看法」，以至於「對於任何缺乏傳統女性氣質的女人，作者(萊維佐)都會立即宣稱她們是同性戀者」。¹³⁸

¹³⁴ Goldman to Hirschfeld, January ?, 1923.

¹³⁵ Goldman to Ellis, Dec. 27, 1924.

¹³⁶ Goldman to Hirschfeld, January ?, 1923.

¹³⁷ Ellis to Goldman, Dec. 14, 1924.

¹³⁸ Goldman to Hirschfeld, January ?, 1923.

從藹理士的回信內容，可知他主要從兩方面贊同高德曼的論點。首先，萊維佐的文章未能證明米歇爾與其他女性有「性親密」(sexual intimacy)的互動。高德曼在公開信中，強調她和米歇爾的一些親密朋友或無政府同志們，從未在米歇爾的言行表現中，察覺過任何同性戀的跡象，遑論與女性友人的親密關係。由於「性親密」乃藹理士素來確認同性戀的關鍵之一，因此當他讀萊維佐那篇文章時，也覺得該文證據不足而未被其說服。其次，藹理士相當同意高德曼批評同性戀者沒有足夠證據，便把某些名人視為「同類人」的傾向。藹理士作為知名性學家與研究同性戀的權威之一，特別重視對同性戀身分的認定及其性認同等問題，應有充分論據為其科學基礎。不論是同性戀群體或其他社會輿論，若無事實憑證，即隨便且不專業地將某人冠上同性戀者的稱號，皆非藹理士所樂見。這是為何他表示對於高德曼「能直指並抗議同性戀者在證據薄弱的前提下指認他人也是同性戀的惡習」，感到「很欣慰」。¹³⁹

值得玩味的是，若依藹理士對女同性戀的相關論述來看，他對高德曼說「當然，我毫不懷疑妳是對的」這句話，仍多少有些客套恭維之意。因為，若依藹理士在《性逆轉》書中關於女同性戀章節的內容，米歇爾不盡然能完全擺脫藹理士對女同性戀的評判標準。誠然，如美國同性戀史家喬治·昌熙(George Chauncey)所指，藹理士確實試圖將男同性戀的性對象，與他們的性別認同及社會行為區隔開來，以說明男同性戀不必然都是娘娘腔。¹⁴⁰然而，藹理士對女同性戀的認定與判斷標準，與對男同性戀者有別。儘管他的分析，區隔了女同性戀者與易裝癖(transvestism)、變性慾(transsexuality)與雙性戀(bisexuality)的差異，但他並未將女人的同性情慾傾向，與她的性別特徵做清楚的劃分。此可見諸於藹理士在《性逆轉》中，歸納前人研究、民族學記錄和同性戀者的個人描述所做出的總結：「性逆轉女性最常見的特徵，是一定程度的陽剛味或男孩氣。」¹⁴¹根據這番總結，米歇爾不同於傳統

¹³⁹ Ellis to Goldman, Dec. 14, 1924.

¹⁴⁰ George Chauncey, "From Sexual Inversion to Homosexuality: Medicine and the Changing Conceptualization of Female Deviance," *Salmagundi*, 58/59 (Fall 1982/Winter 1983), 114-146.

¹⁴¹ 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II: Sexual Inversion* (Philadelphia:

女性氣質的剛毅特質，以及不好女紅而喜數理或愛運動等行為表現，仍可能使她在藹理士的女同性戀分類學中，被劃歸為有別於正常女人的同性戀者。此外，高德曼在致赫希菲爾德的公開信中，強調米歇爾是「新型女性的代表」，其內涵多少與藹理士著重家庭性與母性的「理想女型」有出入。高德曼盛讚米歇爾超越「家庭與性奴隸」的傳統女性角色，是位有著偉大思想與卓越精神的傑出女性。在高德曼眼中，米歇爾體現了新女性的雙重特質：她「既能有最英勇之舉」，同時「在愛情生活中也能柔情似水」。¹⁴²微妙的是，高德曼對米歇爾的積極辯護與高度讚賞，似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自我投射，亦即透過向米歇爾各種不合傳統女性特質與挑戰權威的言行致敬，來為同樣身為新女型代表的她自己正名。身為後輩的奧地利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斯·奈特勞 (Max Nettlau, 1865-1944)，便曾稱讚高德曼是「少見兼具知性與女性美」的女人。¹⁴³

當高德曼在公開信中，引述幾位俄國革命英雄的事蹟來為米歇爾的性認同辯護時，她觸及了藹理士也討論過的暴力與性慾干涉課題，但兩人在此部分的立場各異。藹理士曾在其《性心理學研究錄》第三卷《愛與痛苦》(*Love and Pain*)中，詳述包括虐待狂(sadism)與被虐狂(masochism)的「變態淫樂」(algolagnia)及性別差異表現。根據藹理士的研究，愛與痛苦之間的關聯，實繫於「男人喜歡加諸於對方，女人則喜歡承受對方」的傾向。¹⁴⁴他表示，男人為了自己與伴侶彼此的性快感，偶於性事上粗暴對待女人，是自然的生理現象。高德曼對藹理士這部分的意見有何回應，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即使她讀過《愛與痛苦》，她也不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或對藹理士提起過。不過，經歷了俄國大革命後發展的高德曼，一方面在演說與著述中讚揚俄國革命女英雄的勇敢堅毅，另一方面則從女性性慾的視角出發，來見證與非難男性主導的革命暴力。高德曼在給赫希菲爾德的公開信以及她的《我在俄羅斯的幻滅》書中，都曾以女革命家瑪麗亞·斯皮里

F. A. Davis Company, 1900), 244, also see 195-263.

¹⁴² Goldman, "Offener Brief an den Herausgeber der Jahrbücher über Louie Michel," 70-92.

¹⁴³ Goldman to Nettlau, January 24, 1932, reel 26.

¹⁴⁴ 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III: Analysis of the Sexual Impulse, Love and Pain, The Sexual Impulse in Women*, 66-183; 引文見頁101.

多諾娃(Maria Spiridonova, 1884-1941)在監獄中的痛苦為例，揭露國家與父權制認可的男性暴力。高德曼對斯皮里多諾娃赤裸的身體被男獄卒以雪茄恣意燒燙、被喝醉的軍官凌虐侵犯的描繪，充滿著譴責男性「以革命之名，行縱慾之實」的性慾／政治暴力的憤怒。¹⁴⁵她在 1925 年出版的另一篇文章〈俄國革命的婦女〉中，進一步運用這種修辭策略，強調性慾自主和社會革命在解放婦女方面，具有相互強化的加乘效應。¹⁴⁶高德曼呼籲革命者在為人類自由而奮鬥的同時，也應努力爭取自身的性自主與情愛解放。高德曼這番言論，相當符合她跟藹理士分享過，讓革命成為儘可能減少暴力以達社會重建(非僅破壞)的理念。

高德曼流亡西歐期間，因革命活動的開展與私人情愛生活雙雙受挫，在與朋友同志的私人書信交流中，語氣多不復往日那種樂觀與自信。¹⁴⁷儘管如此，當時的高德曼，仍持續在公開著述中，表達符合藹理士性學原則的論點，指出性慾是人類文明最基本與重要的創造動力。¹⁴⁸時值 1930 年代中葉，高德曼仍援用藹理士闡述的兩性差異等論點，並徵引他所闡釋「性的玩樂功能」(the play function of sex)，來論述性愉悅的重要性。¹⁴⁹在高德曼臚列的「偉大性心理學家」名單中，藹理士位居首位。¹⁵⁰要言之，藹理士對人性的深刻理解與真知灼見，以及他對高德曼的革命理念與性慾論述展現的真誠回應，都說明她為何得以跨越意識形態畛域，在他身上看到某種志同道合的精神。¹⁵¹

高德曼的無政府革命思想，在她流亡西歐的二十年間，經歷重要的辯

¹⁴⁵ Goldman, "Offener Brief an den Herausgeber der Jahrbücher über Louie Michel;" Emma Goldman,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90-96.

¹⁴⁶ Emma Goldman, "Women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ime and Tide*, May 8, 1925, 452-453.

¹⁴⁷ For Goldman's love life during her exile, see Candace Falk, *Love, Anarchy, and Emma Goldman*, 319-523.

¹⁴⁸ Goldman, "Sexuality, Motherhood and Birth Control," 1-108.

¹⁴⁹ Emma Goldman, "The Tragedy of the Modern Woman," 1934? (fragment), reel 54. 關於藹理士在這部分的論述，見Havelock Ellis, "The Play-Function of Sex," in Ellis, *Little Essays of Love and Virtue*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2), 116-133.

¹⁵⁰ Goldman, "Sexuality, Motherhood and Birth Control," 1-108.

¹⁵¹ Goldman to Ellis, Dec. 27, 1924.

證演進；而她與葛理士的書信交流內容，則見證了那個過程，同時透露她如何將性慾自主與兩性親密納入她對革命的反思。高德曼在美國近三十年的無政府主義宣傳生涯，雖然積極活躍且曾發揮廣泛影響，但她並未真正發起或經歷過政治／社會革命。¹⁵²直到高德曼被迫離開美國，回到大革命後的母國，才有機會在觀察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落實之際，檢視革命的意義與本質，並思考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可行性。換言之，高德曼是在人生後半流亡歐洲的歲月裡，才真正得以親身體驗並深刻反省革命帶來的衝擊影響。俄國與西班牙兩場革命，重要地擴展高德曼的視野，深化她對革命的本質、其與暴力的互涉以及無政府主義意義的思考。她持續在「革命必然涉及暴力」的事實和「如何減輕革命暴力」的希望之間，反覆思索。在《我在俄羅斯的幻滅》中，她不再堅持「目標可以合理手段」的舊信念，而宣示「革命方法須與革命目標相一致」。¹⁵³高德曼基於經驗而來的反思，促使她重新估定無政府主義經典中的革命理念，並開發出三種上文提到的改良之道，以圖未來革命能成為邁向新社會的建設過程。即使這些改良之道在西班牙革命期間未能生效，它們還是展露出她殫精竭慮力圖將革命價值轉化為更符合無政府主義精神的努力。

五、結語

拜葛理士的思想啟迪之賜，高德曼得以讓自己深具性激進意識的無政府思維超出傳統無政府主義的框架與男性精神導師的體系，在美國及海外持續啟發世人。高德曼的無政府主義信念，源生於她對所有不公不義與權威壓迫的仇恨。她雖深受無政府主義經典的啟蒙，卻又跨越意識形態界線，尋求思想資源與靈感。高德曼的早期傳記作者之一查爾斯·麥迪遜(Charles A. Madison)，聲稱她是「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忠實門徒」。¹⁵⁴本文

¹⁵² Rachel Hui-Chi Hsu,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and the Anarchist Awakening*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21).

¹⁵³ Goldman,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262-263.

¹⁵⁴ Charles A. Madison, *Emma Goldman: Biographical Sketch* (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Inc., 1960), 19.

則證明她不是任何人的忠實弟子。高德曼與克魯泡特金曾針對「性問題在無政府主義宣傳中的角色」，產生意見分歧。¹⁵⁵她的俄國革命經歷，則導致她在某種程度上，揚棄了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對於群眾與革命暴力的見解。此外，她雖推崇尼采為「反叛者和創新者」，但不接受他的厭女思想。儘管她欽佩佛洛伊德的性壓抑和嬰兒性行為理論，卻批評精神分析「不過是種舊式懺悔」。¹⁵⁶同理，她對藹理士性學的接受，是以跨界挪用的方式來進行的。藹理士以「愛的藝術」為核心的性學思想，深度切合高德曼嚮往情慾合一的理想愛情觀，以及她強調社會革命應兼具打破外在體制與內在箝制的無政府主義信念。高德曼揉雜了藹理士性學成分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以性激進主義的面目，在 20 世紀初期與中後期以降的美國，廣泛啟迪波希米亞式知識分子(Bohemian intellectuals)、左翼知青、女性主義者以及民權女權陣營人士。可以說，藹理士的性學，在相當程度上造就了高德曼在美國至今仍存的思想影響。

過去幾十年來，已有學者指出高德曼異性戀中心的婦女解放論述的問題與盲點。波妮·哈蘭德(Bonnie D. Haaland)批評高德曼並未清楚意識到、或未處理異性戀關係中的權力階序。¹⁵⁷高德曼的傳記作者愛麗絲·韋克斯勒(Alice Wexler)也指出，儘管高德曼自己的情慾生活既痛苦又豐富，她卻未能從中反思出真正能解放女性的兩性情愛關係。¹⁵⁸筆者則認為，高德曼堅持從異性戀出發來爭取女人性自主與能動性的論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策略，而非盲目服從以男性為中心的性學。她企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透過主張女性可以在異性戀關係中解放自身，來直接對抗異性戀父權制。對高德曼而言，某些女性抵抗父權社會而採取的禁慾或獨身行徑，只是徒然犧牲了自身的情慾需求，無異於掉入父權制的陷阱。至於同性戀，雖然高德曼有過豐富的觀察，且始終擁護同性戀者的權利，甚至自身有過

¹⁵⁵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252-253.

¹⁵⁶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194; Emma Goldman to Frank Heiner, July 24, 1934, reel 31. Also see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295.

¹⁵⁷ Haaland, *Emma Goldman*, 120, 182-190.

¹⁵⁸ Alice Ruth Wexler, "Emma Goldman and Women," *The Anarchist Papers*, ed. Dimitrios I. Roussopoulos (Buffalo, NY: Black Rose Books, 1986), 151-166.

幾段同性曖昧關係，但她仍認定女同性戀是退卻到女性世界的表現，且放棄了男女愛情結合中「相互陪伴並融為一體」的歡愉。¹⁵⁹綜言之，高德曼對異性戀的主觀青睞與理想期待，加上她意圖正面迎戰父權體制的戰鬥精神，使她拒絕視禁慾主義、獨身和同性戀為解放女性之途。

然平情而論，將性解放視為女性解放關鍵的論述，有其潛在的缺陷；它假定性慾總是自然的，且必會發展和成長為個人生命中的基本驅動力。高德曼沒有針對異性戀關係中潛在的男性性暴力進行分析，也沒有深入探討性解放中潛存的性別權力失衡。不過，她的論述嚴厲譴責每一種壓迫或抑制女性發展的體制權威，並挑戰社會加諸女性的傳統性別角色；這些努力，仍為女性改變現狀、追求新生，奠下重要的基礎。而高德曼的性激進論述所表達的反體制立場，則彰顯出她與葛理士的思想差距。正如美國學者特倫斯·基薩克(Terence Kissack)所言：「性學是一種多義話語，吾人只能根據它的使用方式、使用對象和目的，來進行分析。」¹⁶⁰高德曼的女性解放與革命論述，鮮明地體現了女性對男性中心的性學具創造性與建設性的挪用。

高德曼熱切提倡「內在重生」以引導女性追求解放，有其新意與深意，卻不夠全面與實際，因為她並未明確向女性展示一條確切可行的謀生與存活之道。她提出以「強化教育工作」，來連結內在的心理準備與外在的革命進程，以緩和革命暴力。但她並未清楚說明這項教育工作究竟如何進行，或心理準備如何可平息革命涉及的暴力。同樣，她也沒有針對組織領導的反權威叛變與個人自由意志之間可能產生的衝突，提出解決方案。這些當然並非後世應獨責高德曼的問題，但它們難免暴露出高德曼有關革命與性慾論述可能出現的問題。然而，瑕不掩瑜，高德曼所詮釋的廣義無政府主義理念，以及她融合革命與情慾所發揚的性激進主義思想，都為當

¹⁵⁹ Goldman, "Marriage and Love," 239. 關於高德曼與政治活動家阿梅達·史裴芮(Almeda Sperry, 1879-1957)與文學編輯兼評論者瑪格莉特·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 1886-1973)曾有過的女女親密關係，見Marian J. Morton, *Emma Goldman and the American Left: "Nowhere at Home"*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2), 68.

¹⁶⁰ Kissack, *Free Comrades*, 130.

時和後世做出重大貢獻。高德曼在 1934 年寫信告訴柏克曼，革命「總會受到一些毫無所懼、折服人心的演說家影響」。¹⁶¹她其實身體力行了這句話，並在她的無政府主義志業中，落實她所謂「革命不過是將思想付諸行動」的信念。

¹⁶¹ Goldman to Berkman, March 23, 1934, reel 30.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 “Anarchy’s Den: Emma Goldman, Its Queen, Rules with a Nod the Savage Reds.” *New York World*, 28 July 1892. In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I: Made for America, 1890-1901*. Edited by Candace Falk. 111-11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Avrich, Paul. “Introduction to the Dover Edition,” In *God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Michael Bakunin. v-xii.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0.
- Avirch, Paul, and Karen Avrich. *Sasha and Emma: The Anarchist Odyssey of Alexander Berkman and Emma Gold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Baldwin, Roger N. ed. *Kropotkin’s Revolutionary Pamphlets: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Peter Kropotki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 Bakunin, Michael. *God and the Stat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 Chalberg, John. *Emma Goldman: American Individualis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 Chauncey, George. “From Sexual Inversion to Homosexuality: Medicine and the Changing Conceptualization of Female Deviance.” *Salmagundi*, 58/59(Fall 1982/Winter 1983): 114-146.
- Chesler, Ellen. *Woman of Valor: Margaret Sanger and the Birth Contro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07.
- Crozier, Ivan. “Havelock Ellis: Eugenicist,”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no. 39 (2008): 187-194.
- D’Emilio, John, and Estelle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 Draznin, Yaffa Claire, ed., “My Other Self”: *the Letters of Oliver Schreiner and Havelock Ellis*. New York: Peter Lang, 1992.
- Drinnon, Richard.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 Drinnon, Richard, and Anna Maria Drinnon eds., *Nowhere at Home: Letters from Exile of Emma Goldman and Alexander Berkma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5.
- Ealham, Chris. *Anarchism and the C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Barcelona, 1898-1937*. Oakland, CA: AK Press, 2010.
- Ellis, Havelock. *Analysis of the Sexual Impulse, Love and Pain, The Sexual Impulse in*

- Women*.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mpany, 1903.
- Ellis, Havelock. *Little Essays of Love and Virtue*.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2.
- Ellis, Havelock. *More Essays of Love and Virtue*.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1931.
- Ellis, Havelock. *My Life: Autobiography of Havelock Elli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9.
- Ellis, Havelock. "Nietzsche," In Havelock Ellis, *Affirmations*, 1-85. London: Walter Scott, Ltd., 1898.
- Ellis, Havelock. *Psychology 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 New York: R. Long & R. R. Smith, Inc., 1933.
- Ellis, Havelock. *Sex and Marriage: Eros in Contemporary Lif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77.
- Ellis, Havelock. *Sexual Inversion*.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 1915, 3rd edition, 264-356.
- Ellis, Havelock.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III: Analysis of the Sexual Impulse, Love and Pain, The Sexual Impulse in Women*.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mpany, 1913.
- Ellis, Havelock.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VI: 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mpany, 1929, c1910.
- Ellis, Havelock. *The Art of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9.
- Ellis, Havelock. *The Criminal*. London: W. Scott, 1890.
- Ellis, Havelock. "The Criminals We Deserve," In Havelock Ellis, *My Confessional: Questions of Our Day*, 184-187.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 Ellis, Havelock. *The Dance of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3.
- Ellis, Havelock. "The Play-Function of Sex." In Havelock Ellis, *Little Essays of Love and Virtue*, 116-133.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2.
- Ellis, Havelock. *The Soul of Sp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4.
- Ellis, Havelock, to Emma Goldman. December 14, 1924.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4.
- Ellis, Havelock, to Emma Goldman. March 3, 1925.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4.
- Ellis, Havelock, to Emma Goldman. March 28, 1925.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 1991-1993, reel 14.
- Ellis, Havelock, to Emma Goldman. October 24, 1925.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4.
- Ellis, Havelock, to Emma Goldman. December 7, 1925.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5.
- “Emma Goldman: New Criminal Laws,” *Law Library - American Law and Legal Information*.
<https://law.jrank.org/pages/12214/Goldman-Emma-New-criminal-laws.html> ,
擷取日期：2021年10月17日。
- Ernst, Morris L. “Foreword.” In 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6.
- Falk, Candace. “Forging her Place: An Introduction.” In Emma Goldman,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I: Made for America, 1890-1901*. Edited by Candace Falk. 1-8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Falk, Candace. *Love, Anarchy, and Emma Goldma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4.
- Ferguson, Kathy. *Emma Goldman: Political Thinking in the Street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1.
- Freedman, Burrill. “The Contributions of Havelock Ellis to Sexology.”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11 (1942): 375-418.
- Freud, Sigmun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2.
- Gay, Kathlyn, and Martin Gay, *The Importance of Emma Goldman*. San Diego: Lucent Books, 1997.
- “Genius and Its Ailments,” *Springfield Republication*, 1 July 1901, 4. “Regulation Means It Is Bad.” *Morning Oregonian*, LV, no. 16961(April 5, 1915): 6.
- Goldman, Emma. “Anarchism: What It Really Stands For,” In 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1, 2nd revised edition.
- Goldman, Emma. “Marriage and Love,” In 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1, 2nd revised edition.
- Goldman, Emma. “Minorities Versus Majorities,” In 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1, 2nd revised edition.
- Goldman, Emma. "Prisons: A Social Crime and Failure," In 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1, 2nd revised edition.
- Goldman, Emma. "The Hypocrisy of Puritanism," In 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1, 2nd revised edition.
- Goldman, Emma. "Jealousy: causes and a Possible Cure." In *Red Emma Speaks: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Edited by Alix Kates Shulman, 168-175.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1998.
- Goldman, Emma. *Living My Life*, Vol. I and II.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 Goldman, Emma. "Offener Brief an den Herausgeber der Jahrbücher über Louie Michel."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with a preface by Magnus Hirschfeld (*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 (Leipzig), 23(1923): 70-92.
- Goldman, Emma. "Preface: To First Volume of American Edition." In Emma Goldman,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xli-l.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0, c1925.
- Goldman, Emma. "Sex: the Great Element for Creative Work." In *Love, Anarchy, and Emma Goldma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4.
- Goldman, "Sexuality, Motherhood and Birth Control," 1935? (fragment).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54.
- Goldman, Emma. "The Failure of Christianity." In *Red Emma Speaks: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Edited by Alix Kates Shulman, 186-194.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1998.
- Goldman, Emma. "The Modern Drama: A Powerful Disseminator of Radical Thought." In 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241-271.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69.
- Goldman, Emma. "The Tragedy of the Modern Woman," 1934? (fragment).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54.
- Goldman, Emma. "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 *Mother Earth* 1, no. 1(March 1906): 9-18.
- Goldman, Emma. "What I Believe." In *Red Emma Speaks: Selected Writings and*

- Speeches*. Edited by Alix Kates Shulman, 34-46.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1998.
- Goldman, Emma. "Women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ime and Tide*, May 8, 1925, 452-453.
- Goldman, Emma, to Alexander Berkman. December 17, 1927.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9.
- Goldman, Emma, to Alexander Berkman. June 29, 1928.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20.
- Goldman, Emma, to Alexander Berkman. July 3, 1928.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20.
- Goldman, Emma, to Alexander Berkman. March 23, 1934.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30.
- Goldman, Emma, to Cassius V. Cook. September 29, 1935.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35.
- Goldman, Emma, to Henry Alsberg. March 24, 1931.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23.
- Goldman, Emma, to Havelock Ellis. December 1, 1924.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4.
- Goldman, Emma, to Havelock Ellis. December 27, 1924.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4.
- Goldman, Emma, to Havelock Ellis. January 15, 1925.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4.
- Goldman, Emma, to Havelock Ellis. February 24, 1925.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4.
- Goldman, Emma, to Havelock Ellis. November 8, 1925.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5.
- Goldman, Emma, to Havelock Ellis. April 27, 1926.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5.
- Goldman, Emma, to Havelock Ellis. February 24, 1937.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39.
- Goldman, Emma, to Havelock Ellis. March 5, 1937.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39.
- Goldman, Emma, to Evelyn Scott. February 9, 1939. In *Vision on Fire: Emma Goldman o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Edited by David Porter, 244-245. Oakland, CA: AK Press, 2006.
- Goldman, Emma, to Frank Heiner. July 24, 1934.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31.
- Goldman, Emma, to Magnus Hirschfeld. January ?, 1923.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13.
- Goldman, Emma, to Max Nettlau. January 24, 1932.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26.
- Goldman, Emma, to Roger Hall. May 27, 1938. In *Vision on Fire: Emma Goldman o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Edited by David Porter, 237-241. Oakland, CA: AK Press, 2006.
- Goodman, Amy, and Denis Moynihan,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nd the politics of dancing," *Aberdeen News*, 10 January, 2019.
<https://www.aberdeennews.com/story/opinion/columns/2019/01/10/goodman-alexandria-ocasio-cortez-and-the-politics-of-dancing/44319415/> ,
擷取日期：2021年10月17日。
- Gornick, Vivian. *Emma Goldman: Revolution as a Way of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Green, James. *Death in the Haymarket: A Story of Chicago, the First Labor Movement and the Bombing that Divided Gilded Age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6.

- Grosskurth, Phyllis. *Havelock Ellis: A Biograph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85.
- Haaland, Bonnie D. *Emma Goldman: Sexuality and the Impurity of the State*. New York: Black Rose Books, 1993.
- Harris, Frank.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Goldman, Emma." In Emma Goldman,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x-xl.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0, c1925.
- Hoover, J. Edgar. "Woman's Emancipation Memorandum for Mr. Creight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3 August, 1919, 2.
<https://jwa.org/media/memo-from-young-j-edgar-hoover-regarding-goldman-and-alexander-berkman> ,
擷取日期：2021年10月17日。
- Hsu, Rachel Hui-Chi. *Goldman, Emma. Mother Earth, and the Anarchist Awakening*.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21.
- Hsu, Rachel Hui-Chi. "Propagating Sex Radicalism in the Progressive Era: Emma Goldman's Anarchist Solution."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30, no. 3(Autumn 2018): 38-63.
- Ishill, Joseph, to Emma Goldman. April 22, 1928.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20.
- Ivry, Benjamin. "What Emma Goldman Has in Common—With Bernie Sanders," *The Forward*, 1 June, 2016.
<https://forward.com/culture/341590/what-emma-goldman-has-in-common-with-bernie-sanders/> ,
擷取日期：2021年10月17日。
- Kissack, Terence. *Free Comrades: Anarchism and Homosex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17*. Oakland: AK Press, 2008.
- Kropotkin, Peter. *Kropotkin's Revolutionary Pamphlets*. Edited by Roger N. Baldwi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 "Liberty the Chief Factor in Progress,"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V, no. 3(February 2, 1901): 17.
- Madison, Charles A. *Emma Goldman: Biographical Sketch*. 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Inc., 1960.
- Michel, Louise. *Louise Michel: Rebel Lives*. Edited by Nic Maclellan. New York: Ocean Press, 2004.
- Morton, Marian J. *Emma Goldman and the American Left: "Nowhere at Home."* New

-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2.
- Nicholson, C. Bríd. "Sex and Sexuality: The Silenced Skein." In *Emma Goldman: Still Dangerous*. Edited by C. Bríd Nicholson, 163-177.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10.
- "Over the Teacups," *The Hawaiian Gazette*, February 4, 1896, 7.
- "Havelock Ellis; Physiologist; Appleton's Popular Science." *The Kansas City Star* 19, no. 196(April 1, 1899): 6.
- Passet, Joanne E. *Sex Radicals and the Quest for Women's Equali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 Peterson, Houston. *Ellis, Havelock. Philosopher of Lov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8.
- "Police Report the Charge Against a Publisher."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II*, no. 28 (July 16, 1898): 225.
- "Prosecution of George Bedborough."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II*, no. 27 (July 9, 1898): 211.
- Proudhon, Pierre-Joseph. *What Is Prop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 of Right and of Government*. Translated by Benjamin Tuck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 Robinson, Paul. *The Modernization of Sex: Havelock Ellis, Alfred Kinsey,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7.
- Rollyson, Carl. *Rebecca West: A Life*. New York: Scribner, 1996.
- Rowbotham, Shelia, and Jeffrey Weeks. *Socialism and the New Life: the Personal and Sexual Politics of Edward Carpenter and Havelock Ellis*.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 Sears, Hal D. *The Sex Radicals: Free Love in High Victorian America*. Lawrence, MO: The Regents Press of Kansas, 1977.
- Solomon, Martha. *Emma Goldma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7.
- "Some New Books: Brief Reviews of Important and Interesting New Publications," *The Sun* (New York [N.Y.]), May 31, 1890, 7.
- "Talk with Emma Goldman." *New York Sun*, New York, Jan. 6, 1901, 5. In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I: Made for America, 1890-1901*, et al. Candace Falk, 177-1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The University Magazine,"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II*: 30(July 30, 1898): 244.
- "Tolstoi," *Lucifer, the Light-Bearer IV*, no. 39(October 6, 1900): 308.
- Weeks, Jeffrey.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and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Weiss, Penny A., and Loretta Kensing edit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Emma Goldma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Wexler, Alice.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Wexler, Alice Ruth. "Emma Goldman and Women," In *The Anarchist Papers*. Edited by Dimitrios I. Roussopoulos, 151-166. Buffalo, NY: Black Rose Books, 1986.

Wexler, Alice. *Emma Goldman in Exile: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Woodcock, George. "Anarchism: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The Anarchist Reader*. Edited by George Woodcock, 14-32.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1977.

胡壽文，〈葛理士傳略〉，收入哈夫洛克·葛理士著，潘光旦譯注，《性心理學》，臺北：左岸文化，2002，頁534-549。

To Havelock Ellis: Emma Goldman's Cross-ideological Appropriation of Sexology and 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

Rachel Hui-Chi Hs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uncovers the decades-long transatlantic association between American anarchist Emma Goldman (1869-1940) and British sexologist Havelock Ellis (1859-1939) to showcase the making of her idiosyncratic anarchism across ideological divides. Goldman was the most internationally known and ideologically influential anarchist wom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er radical views against all authorities and her ideas on women's liberation continued to inspire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adical culture from the late 20th century to the 21st century. By associating Goldman with Elli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ideological reach and the discursive versatility of her anarchism. I will show the ways and extent to which Goldman cited as well as adapted Ellis's works as she developed her sex radicalism that played a vital part in her anarchism.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two key subjects—revolution and sexuality—about which Goldman and Ellis corresponded and on which she appropriated his ideas in order to highlight Ellis's influence on her and her cross-ideological translation of his ideas. I will elaborate on the anarchistic nature of Goldman's sex radicalism, which was adapted from Ellis's sexology but at the same time developed to include radical appeals for social revolution and women's emancipation that were absent in Ellis's works. Moreover, I will delve into Goldman's 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 sexuality and their intersections during the years of her self-exile by

analyzing her correspondence with Ellis so as to capture a clearer picture of her anarchist mentality and its important features.

**Keywords: Emma Goldman; Havelock Ellis; Sexuality; Revolution;
Anarchism**

